

中宗大王實錄

第八十一之二

0194243  
no. 41



194243

6.8.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丙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年

大明嘉靖五年

正月丁巳

世子率百官陳賀

○賜酒樂宴饗宗

宰侍臣及侍衛諸將于勤政殿庭○夜流星出翼星入星星下狀如鉢尾長五六尺許色赤又出攝提星入氐星狀如大梨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戊午政院啟曰常時觀察使所賚教書則例稱通訓以下卿自斷之通正以上則稟余裁決云而警邊使教書之例昨日沈彥光來問于政院故考其前例則無矣只有巡邊使教書而但云一應軍政紀律皆聽卿便宜處置此則何以爲之傳曰今此警邊使之行若只巡審而已依前例爲之可也此則山丹居胡措置之事亦有之未知何如則可也遣史官議于大臣○金謹思議曰今此警邊使所賚教書依前巡邊使教書例一應軍政紀律聽卿便宜處置云爾則雖山丹居胡措置之事本道兵使亦當稟議而處之聞外之寄非監司之比刑罪人物自有軍政紀律則不須更撰別旨也金安老議曰警邊使界以西鄙重事非徒軍政紀律在所管處亦有臨機制變等事監司兵使以下皆當聽其節制其委寄甚重况事關軍機則雖堂上守令豈待啓稟俾自處置爲當尹殷輔議曰今此警邊使委以西鄙重寄非如常時巡邊之比凡干臨機處置

皆當專制雖堂上守令不須拘於常制而啓稟施行任其處置似當傳  
曰今此教書依議為之○庚申傳于政院曰近者日候溫暖可御經筵  
然初九日乃春享大祭也過此後為之可也○辛酉義禁府囚人金渾  
獄中上疏傳于政院曰前者金渾事干受刑三次而教明臺諫只以種  
伊今之招啓之而更鞠金渾矣然渾以朝官再受刑訊而今觀獄中上  
疏辭語亦切當何以處之明日遣史官議于大臣又傳曰東西郊惡獸  
興行云來月則乃胎卵之時命將打圍不可為也今月內命將打圍何  
如一則薦禽一則閱武之事也故議之明日史官收議時其以此意并  
議○日暈○壬戌傳于政院曰前者命將之時以其重之也故嘗於思  
政殿與宰相饋酒而送矣今日警邊使發去雖令賜宴於門外然任在  
觀察使之上不可不引見彼亦必有所言之事矣 上御思政殿引見  
警邊使沈彥光 上曰此行非徒為巡邊而已亦當有征討之舉朝議  
則雖如是然征討夷狄如非得已則可舉也不可輕動亦不可不計後  
事也兵使亦豈偶然計而請討也然臨機商度為可彥光曰野人之居于  
山丹者當討之矣然臣聞山丹野人非盡新居者亦有自古而居者矣其  
新來居者則所當使不得安接也元居者若盡誅討則不無冤憫矣言

者或云元居者只數家或云自古多居焉或云今之居者皆元居之胡  
也不知其說之是也潘碩稱云本有四五家矣且山丹居野人及伐湯  
洞等處野人李誠彥為滿浦僉使時嘗驅逐之矣昔有一人居于山丹  
許渾以滿浦僉使要功而斬之其子宅時哈仍居于其地死於李誠彥  
之驅逐宅時哈之子今又仍居焉其祖其父皆死于其地而猶居者意  
其無歸處而然也且胡人之風分山而守之利其山之產焉若棄舊守  
之山則無可依居處故若今入居深處則乃曰無所往也若強令移居則  
請居于滿浦內地而痛哭云然若多數來居混雜於疆界則不可大抵  
征討之舉出於不得已也當與兵使及元居人詳議而舉但臣無經略  
之才且不知邊事恐悞國事也且聞延茂昌於驅逐之後邊將不為體  
探故來居者多而猶不知之前年亦遣人體探而路遇胡人畏而出來  
今則拙兵體探若遇胡人如可生擒擒之而分囚詰之則庶可知某部某  
落幾人之來居也史臣曰彥光為人野直能詩文及其得志屢擅臺閣之  
議一時疏章多出其手雖以安老權勢亦欲援與為好遂為警邊之薦  
光熟知安老心術潛謂所親曰莽卓之奸言洩安老怒陰圖出光為咸  
鏡監司光辨奸不早既與安老同事公論不貸廢死其鄉又曰古之為

將者必敬必懼至於受命之日士皆涕泣則彥光恐辱國而深慮之言是矣然其在關西不顧下人之弊但肆聲色之娛不徐徐咨詢以諳邊情妄加威怒徒使吾民震懼焉是豈受重寄恐懼之意乎○領議政金謹忠議曰金渾之事事于既已發明以種伊今畏杖不的之招而遽加刑訊恐至殞命未便之意前議已盡且東西郊近處果有惡獸之害而薦禽閱武亦不可廢也今月內打圍不妨金安老議曰凡賊罪甚重事干未盡歸一而先鞫其身期於杖斃深有未安之意前議盡之金渾今受二次若又加刑則必至殞命事無證據而驅以刑杖恐有妨於真刑欽恤之仁農隙打圍閱武薦禽自有例規尹殷輔議曰金渾獄事憑覈事干累加刑訊或至垂死猶敢發明未得現狀而所以徑鞫其身以有種伊今之招也然種伊今之服似為不實情已可疑今又金渾訊至二次病重僅蘇若更加刑則必至傷生恐妨欽恤之仁於農隙打圍薦禽自有常規傳于政院曰三公之議其意相同金渾數季加刑殞命可慮勿推又傳曰今月內東西郊命將打圍可也○夜自辰方至申方自氣布天○遣都承旨南世健持宣醞餞警邊使沈彥光于慕華館 王若曰經略邊疆斯為朝廷之重寄籌謨帷幄亦賴文武之兼資自來寇賊之

向使常因巢穴之密邇苟不先事於滋蔓安能逆折於難圖欲效耳目之親臨必須使命之妙簡不唯事情之綜實抑有處置之合宜顧茲任之克難非其人則不可惟彼靺鞨之部落接我平安之地方頃遂鼠伏於閭延集醜類而住種尋逞狙伺於滿浦加慘禍於守將經驅逐而狗偷猶肆稔敖桀而蟾臂猶張又况婆猪江之一支亦係建州衛之諸帳漸趨迤東之水草稍占近邊之沃饒委是切逼江堦豈徒乘虛之可慮不無轉成獷習兼恐作耗之難防屢緣邊報之轉聞頗悉彼處之事勢然兵家之畫每患遙度之空踈而軍國之機須憑往審之謹密與其隔形而懸筭曷若臨變而出奇惟卿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風采玉立於朝著縉紳爲之推先議論英叢於事爲者宿莫與出右惟其蘊於中者有素是以施諸用而無疑宜膺秉鉞之權以展制勝之略今特命卿爲警邊使事皆得便宜而自制罰不拘堂上而專裁徃與本道監司商確停當督同守邊主將措備周詳克恢撫諭之方或示振揚之武務在事無一失期於計出萬全其有利害所關須將開具以啓鵬呼驚籌慮之有協既知頗救之在中致虜賊之膽寒罔俾韓范而專美鄭士龍之所製也○癸亥傳于政院曰原州宜寧土豪品官等以其奴婢嫁官奴婢豪橫強悍不

聽官令不役其役至為過矣臺諫啓之而議于大臣其子枝等令從父  
役矣當初予意以一國之法而他邑奴婢則皆從母役獨不勝原州宜  
寧一二邑土豪而使之從夫役何如耶今見敬差官啓本乃取大臣之  
議而更思之前者亦有如此豪橫品官則嘗全家徙邊矣今者雖以原  
州宜寧二邑而見之他賤則皆從母役而獨於官屬從父役以一國之  
法而見之獨於原州宜寧行從父之法已為不一而後世若又援是例而  
行之於他邑則尤為不法予意初欲更議而臺諫大臣固非偶然計之故  
不議耳今者適見敬差官啓本故更議之其議于大臣領議政金謹思  
議曰凡賤口從母之法載在國典不可輕改故前日原州奴婢收議時  
亦以此啓之今上教至當然宜寧等官土豪強悍驚暴積習之弊異  
於他郡勢至棄邑救弊之策當舉異典故審度事勢斟酌利害乃議從  
父之法當初非不計用法之有異舊章之變改也救時之弊不得不爾  
他邑聞之必當知懼以一警百是乃權宜之典非永久通行之令今既  
立法已至遣官刷出而別議中止恐妨事體左議政金安老議曰原州  
宜寧二邑官屬子枝從父之法非通行永久之制特出於救一時痼弊  
不得不爾之計也初議時非不知或從父從母之異法亦非不知改舊



作新之重難然二邑土豪強悍為習穉威積久官屬隸吏盡被脅占作為婢夫更歷數代名在官籍者皆老且死其為支裔則淪入私室二邑無人可復支存其土豪亦非一世雖現存者置律徒邊何救於二邑之空虛也其救之之術非此更難為策此二邑視諸道最甚先舉此以戒其他此乃懲一警百使他邑自不至於是也且凡立法須慎於初固不宜輕然既立之後亦須堅如金石使之必行而信也若纔立而使有疑撓之端則心懷不利者甘心竊喜百計搖毀使官吏亦徇其不固無意奉行坐待其廢人誰復信而從之乎我國之法所以不行自昔坐此其建寮容易實有所關務行不揆終必有益右議政尹殷輔議曰今觀前議宜寧土豪等以官鄉吏書負之用事者質為婢夫苟免徭役積弊深痼各其所生悉為私賤至使縣邑空虛幾不可支故設為此法以救其弊不得不爾況既因臺諫所啓收議大臣至遣京官括刷幾訖遽收成命非徒政令不一他餘列邑強悍品官亦多徇此不知所戒弊將難防或從父從母一國之法雖似有異此特矯而邑之弊以警其餘非關用法不一恐無後世之議○日暈兩珥○甲子傳于政院曰世子近久不為書筵依前例於勤政殿東賓廳為書筵可也○吏曹判書沈彥慶啓

曰臣本以庸劣叨蒙寵恩受此重任監處已久前者累乞辭解上教  
丁寧竟不允許故未敢煩瀆強達矣然不可長在重地以妨賢路請速  
遣臣職傳曰銓衡重任不可輕適勿辭再啓曰以國家而計之權不可  
以人授一人以臣身而計之亦不可以保全臣固知煩達之惶恐也臣  
子懇悶之情宜自上酌之也故敢再啓傳曰雖小各司之官必以任  
然後可也况銓衡之任纔至三年謂之以而適之可乎勿辭三啓曰臣  
以愚拙地敢達懇悶之情而不得蒙允是臣懇悶之誠有所未盡故不  
能感動天聽也不勝悶鬱之至敢冒惶恐而又啓傳曰至情懇辭敢勉  
從焉○日微暈○乙丑傳于政院曰近來軍令解弛欲一親臨打圍下以  
閱武上以薦禽固不可廢也前者以為不可犯夜而行然近地則無禽  
獸故不得薦禽矣青溪山雖涉漢江而去然若待明於江邊而渡則常  
不至於犯夜而還矣令禮曹或於二十日間或於二十日之後擇日可  
也其時則江必解凍可以舟涉也且若並發京畿下番軍士則弊必有  
矣只發京畿才人白丁及京中下番軍士依甲午年例令兵曹諸事預  
備可也且前者左右廂軍士先去而伐木喧譁故禽獸逃匿矣今則使  
不得伐木喧譁可也且雜類將前者嘗不嚴令故使之絕驅今則更加

嚴令事並言于兵曹○兵曹啓曰青溪山打圍時以京中下番軍士及京畿才人白丁為之事已教矣然山巨而軍少不可為也二十五日乃諸邑軍士點考日也請於過此日後為之何如傳曰如啓○憲府啓曰青溪山打圍事判下此雖閱武薦禽之事但前年農事偶然而終無結實及此春初民間方急役民之事不可不慎况去秋拜陵今又調軍則軍馬疲弊亦不可不慮請停蒐閱傳曰青溪山打圍事近者惡獸興行而來月則非農隙而乃胎卵之時故今月打圍事議于大臣而定之大抵月則乃農隙而入君薦禽閱武不可不為故不裁外方軍士只裁京中下番軍士而欲為之矣今以啓辭觀之無乃以為並裁外方軍士而如此啓之耶予亦已計民弊只令京中下番軍士為之矣惡獸興行所當為民除害而入君閱武亦不可忘故乃於青溪山不犯夜往還之地棄農隙欲親為打圍矣果前年拜陵今又親為打圍則道路橋梁修治之際亦多民弊其停親幸而令兵曹東西某處惡獸興行之地打圍可也○以沈彥慶為議政府右贊成黃士佑為吏曹判書○夜流星出天市西垣入東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七八尺許色赤又出軒轅星入柳星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白○丙寅傳于政院曰今日政丞等往成均館

宣醜可也今送黃柑一百廿箇乳柑一百四十箇洞庭橘三百二十箇

承旨往與館閣堂上分傳可也且出給御批製題曰封而送之其令儒

生製之而科次以啓○左承旨趙仁奎還自成均館啓曰儒生七百餘

人而俱篇者三十餘道餘皆半篇矣入格者二人幼學韓老○丁卯受

朝參 御朝講侍讀官蘇逢曰近來國家昇平役使步兵步兵若不能

支而散走則侵其一族隣里一族隣里又不能支而散走因之而至於

邑里蕭條矣大抵兵曹都摠府官員則乃有識朝官也不至猥濫捧價

矣兵曹都摠府官員例分步兵而為丘史實則不至帶率而只收其價而已前此或有帶率而不收今則其風已肆雖廉者猶未免收價也

國家亦通知其故未嘗非之若歸營繕處則一番之價捧至百匹所出

無門而每番之價必至百匹豈可支哉此輩獨不蒙 聖化近者警邊

使亦出去矣幸有用兵之事則不可以不保軍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

可不固其本也且選上則例捧七匹半有各司奴子散在外方而年年相遞上京立役者謂之選上每

一番准三朔三朔之價五升綿布七匹半矣此步兵之價則無定數依選上之例定其數則

庶可矣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亦為不可况許多水軍之不得其生乎此

不可不為救之之策也憲府亦似當察也領事金安老曰軍士之事蘇

逢之言是矣選上之價亦初無定數而今則定其數矣今者軍士番價

捧之太多雖立法而禁之法又不行須常定其數而捧之然後可以蘇復也且非獨步兵水軍亦然京畿水軍率皆來役于京而各浦皆空矣前者慶尚道水軍等欲休其力故分四番而奉足則皆無充不能支欲還為二番而得奉足云矣京畿則已矣慶尚道亦然非徒水軍難支水軍之隣里一族亦不得安接大抵民安然後邦國安矣而兵事尤重今之為兵者率皆名存籍無須令該曹禁不得多捧番價休其力而使之蘇復令各道兵水使各自陳弊講求其蘇復之策救之於不劫則可矣此事乃共慮而不能救者也上曰步兵番價所常使不得多捧也近見公事一人代立數人之役故點考則闕者多此皆貪利而為之前已令痛治矣安老曰役處一人代立數人之役者果有之矣此非他人之所為乃兵曹書吏等事也點考於此處則來此而見點點考於彼處則走彼而見點其奸如此其捧價也豈偶然哉水軍之事亦然若有欲自立番者則侵脅已甚故不得已賣田宅以為立番之價至為慘怛大抵法立而還廢故不能有所為也然無罪者亦嘗徙邊矣如此作弊者徙邊可矣但法才立而旋即廢之安有可行之事也大司諫蔡無擇曰水軍之事安有如是之時哉彼輩或有自盡者云夫豈偶然痛悶而至於自盡哉

京中役軍則已矣外方水軍兵水使之侵徵至為無恥臺諫雖有所聞而欲舉滔滔皆是不可一時而盡罷貪冒之風年多日滋終至於不可救之域雖或立法不畏法令視法自恣何能救也執義鄭萬鍾曰水軍事以全羅道見之靈光長興水軍最多故闕者亦多侵督不已一族切隣並皆散走於是其一族之一族切隣勿論私賤率皆代送或曰我乃私賤云爾則守令曰持汝主家賤籍而來賤籍持來憑考之間姑宜往立其番云矣且各浦報關軍于營兵水使推擬于本官本官徵價于其一族送于營則兵水使捧之而入曰營退立云爾則僉使萬戶以其主將之事也故無如之何矣僉使萬戶固行不義之事矣主將亦然切隣之切隣一族之一族侵督之害無所不至至為惻然矣貪風日滋殆不可救軍士則已矣不干者皆被侵督軍額之虛踈蓋職此矣司中啓停今年軍籍矣若不搜括游丁而為軍籍則軍士徒名存而已無所用矣外方軍籍之事臣則細知前亦啓之而不得施行矣臣見游丁之事我國貴賤分明士族之子雖不為學猶可閑游也間於其間有非士族而又不學自以為士族而人不以為士族者多矣風俗已成故人不訴告于官為守令者亦慮其有怨而不定軍役矣且學校事外方儒

生專不赴校臣於少時見之大邑則雖士族子弟多赴鄉校近來則皆以赴校為辱而全不赴矣今者令考書徒許赴別試矣若不赴學校俾無赴舉之路則外方亦庶幾赴校矣安老曰鄭萬鍾之言是矣今之校生皆避軍役者也士族子弟則名為業儒而不赴鄉校以鄉校為下流之所聚而羞入焉若依前日勸學節目盡黜校生之不學者微賤者以補軍額以業儒及士族子弟使之赴校則許多郡縣之中得軍之多夫豈偶然而於學校亦豈不美哉京中儒生亦須養育於館學館學之外使無儒生可矣幼學圓點前者行之而中廢故今亦以為行之必不以矣今則弊已極矣須行之悠久可矣且臣少時見之士族子弟皆赴四學矣今見四學反同鄉校如中學則入學者皆通事等下流之子也人皆賤之羞與為伍而不赴矣大抵儒生供饋自有額數四學日饋百人然許多儒生非一時赴學矣或先或後已滿其數者去而未滿者來迭相赴學則庶可矣且今令考書徒許赴別試故生負進士居泮者三百餘人下齋儒生皆溢於數外矣成均館日饋二百人近日則前日不為書徒者欲赴別試一時皆來故似為紛擾而不能讀書矣若行之悠久則亦可以有益矣虛設學校忝辱儒名類靡不振已至於極若不憤發而興起之則不可救也行

此之法期收悠久之效使式年別舉所取皆從館學中出可也且近來朝士等有躁進之風子弟之年少可力學者皆令從仕由是而力學者尤少矣大抵南行與學者其路懸異其已為者則已矣未為者則立法禁之何如若累舉不中年多而入仕則亦可以諳練矣且近來文臣及儒生之不力學自 上洞知古者雖監試若有文名籍籍者人皆推之以謂是必為壯元則及其擄出必占其魁雖不得為魁亦不下於一等矣今則不獨無有文名者而已雖其里閭亦無稱俊者矣蓋古者若有能文者則人皆貴而好之今則不貴能文之士故皆不力於為文而父兄亦教以只取科第而已何者文章反為一身之崇有害而無益故也朝廷待能文之士至為薄矣 祖宗朝貴能文之士故金守溫無行之人而不能任事其少時友朋輩共援為兵曹正郎尚不能堪任而只以能文之故終為永山府院君李淑城其文亦不及金守溫心行又無可觀矣猶為吏曹參議蓋古之時重能文之士故也今則非徒不貴之反為非笑臣頃聞大司成元繼蔡之言曰因其子弟而聞之生負進士等齋中旬製成均館儒生每月三日皆製述皆借述於下齋若有刀製而欲入等格者則嘲笑矣云且國家於文臣春秋課試五度居首者加資其意至矣



而今者全不用意以製頃者課試製之以表無一入八等格而只有一人為次等安有如是之事哉皆以不力製為習而借述故也文臣尚如是况其下者乎大抵人才不可一時立法而遷化 祖宗朝亦嘗養士三十餘年然後人才方出 世宗養育之士出於 成宗朝如李承召金守溫徐居正成任之輩蔚然而出 成宗朝所養之士豈可量哉近來申用漑金勘姜渾等亦皆 成宗末年所培養者也國家如百工之流尚不可無也况乎文章黼黻之用豈不大為關係哉我國非如他國事大交隣辭命諸事至為多矣中國亦以文獻之邦待之倘或天使出來誰可當哉前朝之人幸遇難事製表陳情辭意激切亦得以解紛釋亂矣今則雖或有如是之事誰得以解之哉頃者蘇世讓於中原為詩句而示之禮部尚書及郎官皆好而嘉之及鄭百朋赴京之日皆問世讓安否乃曰文士也云而於聞見事件亦曰中原之人以為朝鮮近者擇遣文士不可待同他國云臣問鄭百朋曰汝以其意上達乎百朋曰頃者蘇世讓還自京師達其中朝之人美其詩之意持論非之故我亦不達矣當今之時文藝之美舉欲諱之豈不大為憾憤也哉臣將此意以效上達耳臣冒處文衡重任欲退不能者以矣然臣雖不才能之者

若多則雖有某事猶可共聚而為之今日之事至於此極事大交隣華  
國辭命之事誰可以當之哉至如月課亦不自製例皆借述童稚臣之  
始為大提學也亦或自製頗有佳作近來則不取其拙而率以借述為  
例其居末者若降資削考則庶可勸懲矣且右文之事雖或出自宸  
衷以施特恩則下人防之故自 上雖欲為之而每為中止臣深以為不  
可自 上所為若為不可則論執當矣若是右文之事則為下人者所  
當將順也至於賞格之事例皆論執臣甚悶焉 祖宗朝作興之事亦  
豈循例而為之乎今日之所為亦可為例格於後世矣或賞或罰以勸  
以懲可矣臣則自當退去未知國事終何如也 上曰大抵國家以文  
學維持而我國非如他國事大交隣其事多矣前朝果多有如彼之事  
安指老所矣今者文臣儒生皆不為學勸獎節目雖為詳盡皆不舉行奈何  
法立之初雖似行矣而至於久則全不行之矣頃者四學官負不勤仕  
故盡罷而文官不足故只為懲戒而還叙矣大抵法雖立而不行奈何  
安老曰今亦豈無能文之士古之人豈盡才高而今之人豈盡才下但  
今之世若有能文者則衆皆非之故前者力於為文者今皆自棄之矣  
大抵學文而不賢者或有之矣不學而賢者無之矣棄學文將何以哉

且古之學者所以分大小章而讀之者大章則讀以粗略小章則讀以

通也

允講經時最能講者謂之通  
次者謂之略暫曉者謂之粗

且其傳註分裂句解抹而讀之者所

以分其語意之要不要而讀之也今之學者則只讀小章而不讀大章只讀

抹處而不讀全文安有如是之弊哉大抵人之才分不一不足於詞藻則專

治經學只讀經學者謂之腐儒然必師授於館學講究於師友然後合

於講經之規而今之儒生率皆私學於其家臣今雖為試官不知師受

例格而年少文臣亦豈知之哉試官儒生皆無異焉今者儒生所製或

為三下三中皆非實等也古之魁於館學之文人皆傳誦書諸抄集而

讀之蓋其文佳故也近者率皆不佳誰肯傳誦不得已取其中可取而

已愁自 上以為實等也且登科者名紙皆歸於承文院提調等見之

而揀寫字者例也近見登科之表皆不能製其居首者文不成理而一

不製表不諳體格者亦與焉是以成均館堂上頃者為節目來啓矣然

法立而不行不知何如而可以興起也然亦不可棄置而不勸礪也且前

者所以請勿試策者其製易故也大抵學文者須因詞章通暢文理然

後試以對策只通時弊而已以文章家論之對策非文也然古之對策

則皆是佳作故人亦傳誦今之製策則初頭中頭篇終或以心或以誠

主其意皆有俗樣規模剽竊蹈襲雖不能簡牘者尚皆能製至於人才  
如古之後雖還試策姑以難製之文試之為當古之學者先習詩次習  
賦次習行文先修其事然後赴舉矣今則不然乳臭童稚先習製策以  
希僥倖初試雖取二百六百皆為苟充虛張而已又曰今者入侍之臣  
啓事者語皆低微左右皆不得聞自 上亦豈盡聽之哉史官亦不得  
聞在此者言之則走于此在彼者言之則走于彼亦為紛擾頃者老宰  
相等低微其聲因以成習例皆低聲以啓至為不可 上曰卿言至當  
近來例為低微或不能盡聽經筵之後問於承旨然後知之至為不當  
頃者正言李彭壽於經筵落事甚微史官亦不得聞注書李希孫私問彭壽而記之及自上下問于承旨承旨考注書草冊以啓安老  
曰中堂之人於奏事之時其聲振殿云大抵仰視為禮俛首非禮尊君  
抑臣自秦而始近者俯伏大過氣急而不能盡其言矣須分明言之使  
羣臣之間情意相孚可也 上曰君臣之間疏隔之弊 祖宗朝無之  
而自貞喜王后聽政時始矣其時則勢固當然厥後因之而不改矣  
前因大臣而聞此言矣安老曰不敢仰視之弊果自其時而始矣同知  
事許洽曰國家養松木為兵漕船也如邊山安眠帛松木之養蓋為兵  
漕大計而今者盡斫而用之於營繕處兵漕邦本之計至為虛踈大抵

材木必須長養百年然後可用而近來如報漏閣等處營繕亦皆所用之於臣迷劣之意深以為未便安老曰土木之役果多於昔日矣大抵土木興作如非不得已之事則不可為也○聽輪對○對馬島主宗盛長遣仇難要求獻方物○太白見於午地日暈○戊辰 衛文謹上顧特進官尹任曰近來軍務至為解弛今之踏獵非為畋獵欲為閱武大抵絕驅之事將帥則雖以為輕然於軍令則甚關焉須嚴軍令毋為絕驅可也任時為兵曹判書尹任對曰閱武所以嚴軍令也前者曷古介踏獵時非無禽獸也絕驅處多故不能獲矣獵罷之後禽獸多從內而出云大將所不見處故不得懲之矣不能嚴軍命每煩 上教予知何如則可嚴也今者當驅淨土寺近處但可以覽行軍之何如耳禽獸則無矣上曰將嚴其令若軍卒絕驅即行罰焉則令可以嚴矣不然故今不嚴而多絕驅矣尹任曰古者講武之侍自 上多即行罰故軍令嚴矣近來講武打圍不嚴故大將如從事官之人尚不能直斷其罰疑慮而不知何如也是以軍令尤為解弛矣○己巳聽朝啓○庚午三公啓曰十六日當踏獵而昨者雨雪甚多非如冬雪旋即消融路甚泥濘且 殿坐處乃背陰之地地面雖融內則猶凍扈從將士行步亦為難矣請退卜

日以行何如傳曰退十可也仍傳于政院曰若退之大過則與命將打圍相近令於二十日為之可也今日以射場看審事出去矣朝見啓意城山近處無禽獸而陵山深處似有禽獸云然日迫故佗令驅城山而已今當退行若為先告事由祭于昌敬陵而並驅其山則可以薦禽矣○巳時太白見於午地○辛未日暈兩珥冠○壬申傳于政院曰德豐君夫人即章敬王之去夜卒世子近勿為書筵事言于侍講院且此與王子君夫人異矣然別致賻前例考啓可也又傳于政院曰德豐君夫人去夜卒矣若王子君夫人則所不當議也此則乃外戚而無服矣過三四日當視事矣二十日踏獵似為未安若退之則與命將打圍相近而命將打圍則於當下番適代之際合而為之也下番軍士不可以留命將打圍亦不可退也何以為之政院同議以啓曰德豐君夫人自無服而踏獵乃闕武薦禽之事也與尋常視事異矣而况過三四日雖為踏獵無害於義自 上若以為切親而未安則唯在 上裁傳曰踏獵之日只隔一二日則退之可也若過三四日則猶可以視事况此軍機之事乎既通諭外方二十日為之可也近日勿為筵筵亦可且此雖踏獵與打圍無異晝停及射場樂工等勿往可也○政院啓曰

王孫夫人別致賻無前例而只有王孫別致賻之例矣傳曰德豐君夫人倭德津君例別致賻可也○日暈兩珥○癸酉傳于政院曰二品宗親例為禮葬而二品夫人則無禮葬之例矣然德豐君夫人禮葬事奉承傳可也且棺槨若有賜給之例則已矣如無例則別賜棺槨各一部石炭六十石○傳于政院曰戶曹參判權輓呈歸養狀若如此可用之人則前者或差其道監司或差傍邑守令矣今姑給由而戶曹則事緊之地也其逝之而其道監司及傍近守令中待闕差之可也○日暈兩珥○甲戌憲府啓曰肅川府使申玉衡以貪污傲狠之人要婚李符憑籍門勢聚斂無忌人畏勢焰莫敢開口以此為物論所不容其得齒朝列足矣豈可復管大處請速改正吏曹明知物論如是而苟循其請注擬得授使息怨有歸今衡之任豈當如是請奉傳旨推考諫院啓曰同知中樞府事高自謙前任慶尚水使時貪污無狀官物公然盡輸於家卜馱盈路汎濫莫甚不可不懲請罷傳曰申玉衡高自謙事如啓吏曹行公推考可也○三公啓曰權輓呈歸養狀自上從之臣等聞輓雖獨子其母年未甚老可以往來相見也亦可以率來也近來有如此之例矣乃為世讓呈辭不得且祖宗朝歸養呈辭者例皆不聽若或聽從

有親老者孰不效之朝廷方之宰相如此可用宰相聽其呈辭至為未便且今以朴守良為羅州牧使守良可為臺諫侍從之人也出為外任未便請適傳曰雖崇品宰相呈歸養狀而依例則與前銜無異故命為本道監司及傍近守令例也然已為京職而朝廷果無宰相除授外任承傳若不舉行則自可以往來相見也亦可以率其母而來也朴守良事如啓○黃士祐於注擬之際必問人之賢否於許洽及正郎慎居寬然後擬之若許洽等以為不可則不敢擬焉士祐謂許洽曰李龜壽欲為金郊道察訪龜壽以載寧郡守呈辭而來以郡守為察訪於令公意何如許洽不答故卒不之擬焉以柳灌為刑曹判書金璇為戶曹參判權璠為工曹參判宋璠為禮曹參議李億孫為承政院右副承旨申瑛為弘文館校理○乙亥憲府啓曰道路泥濘至此車駕出幸未安而軍士跋涉墊濕之弊亦不可不計請退日為之傳曰軍務之事每為退期不當矣路果泥濘上下之行俱為難矣退之可也仍傳于政院曰路果泥濘二十四日為之可也○丁丑大司憲許沆啓曰臣以庸駑經年濫處風憲長官實所未安况自大司諫移拜此職則冒居兩司長官已三年矣一人長在權地非徒臣心為未安而已於朝廷用人事體極為未安



且本府乃決訟之地臣所誤決之訟緣臣在職未伸必多豈無其寃  
又况臣少時中風差愈仍此元氣虛弱患病頻數今則消渴漸盛不仕  
調理之日亦多而反糾檢百司之慢難矣尤為未安請通臣職傳曰病  
則可以謂理行之矣風憲長官至為重任不可輕易迺之賜酒遣之可  
也三辭不允○已卯掌樂院啓曰前日城山行幸時德豐君夫人卒勿使  
舉樂事會已傳教矣然今則日已以樂工歌童隨駕事何以爲之傳曰  
勿使舉樂者非特為德豐君夫人卒也大抵打圍則不為動樂矣今此  
踏獵雖非打圍例其於郊外則一也樂工歌童勿使隨駕○慶尚道金  
山仁同地震○夜流星出東區星入南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五六尺許  
色赤○庚辰 上幸軍藏洞踏獵○傳于政院曰今於高陽地路傍有  
獻鮒魚有獻生鷹者各賜絲布一匹可也○世子遣輔德金遂性問安  
傳曰知道饋酒遣之○傳于政院曰今日所獲禽獸數少以獐二口遣  
注書薦于 宗廟○有獻生鶴者命賜箭十箇○申時還宮○憲府  
啓曰臣等今見安珙所啓宜寧士豪鄭銀堅鄭承熙姜得壽南世弼許  
瓚李忠榮王之珩薛確鄭玉堅鄭承雅括文石乙山山中石乙屎等受  
刑物故或忍杖不服或承服或在逃而推事未半所當究 竟而况官屬

人子材推刷事時未舉行不可不更遣他負畢推後推刷奴婢成籍上來事請依原州例擇差他負御史結銜急速下送何如且安孩病之輕重未可知也然有識朝官奉命出使勾當未完病雖緊重一已啓達以待朝 命可也數日之間煩瀆馳啓期於上來古人有將尸達命者人臣之義寧若是乎此弊不可開端九啓達之辭必有規矩而求還之語多波冒慢至爲驚愕奉傳旨推考何如答曰如啓○太白見於午地○辛巳傳于政院曰來二十七八日命將打圍昨於軍蔽洞見之當有絕驅處以此衛部將治罪事已傳教矣部將則然矣絕驅軍士亦豈無罪哉不畏軍令故於丘陵險阻之中不爲深入軍令之解弛至於如此打圍時若有絕驅人即以軍法嚴治事令兵曹言於命將及左右廂處○臺諫啓曰伊城尹事前已盡啓之矣大抵財物雖百金之重人君可以用則用之矣爵命則雖一級之差與朝廷共之無名之授不可如此請速改正傳曰伊城君事兩司豈偶然計而啓之加資則改正以熟馬一匹給之○傳于政院曰近來觀尚衣院事官負之不謹莫有甚於此時矣夫設立百工者爲內用也而銀器造作事去三月七月傳教去十月十二月間又啓下去十月十二月啓下之事則月近猶可言也去三月七月

之事則緩慢太甚近聞之則官貪以其匠人或作丘史或私自借入致  
 令內用器物未及造納至為非矣即令下義禁府推考可也○日暈  
 兩珥冠○夜流星出東區星入南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五六尺許色赤又出  
 軫星入南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赤又出大微西垣入軒轅星狀  
 如鉞尾長五六尺許色白○壬午夜南方東方良方有氣如火流星出天  
 市西垣入大微東垣狀如鉞尾長六七尺許色赤○癸未傳于政院曰今  
 日打圍時左廂左衛後部將李萬齡絕驅右廂後衛後部將辛世瑠  
 所此人等犯軍令下義禁府推問可也○傳于政院曰今來死鹿皮具內  
 具待明日打圍後薦禽則不能無傷腐之弊鹿四具明曉令注書徃  
 宗廟薦之可也○日暈兩珥冠○甲申傳于政院曰宗廟薦禽初以鹿八  
 口今又獲鹿四口即遣注書薦于宗廟可也○乙酉日時太白見於午地  
 二月丙戌朔聖節使金光轍還自京師上御思政殿引見光  
 轍光轍曰九廟之役方張木石輒覽交積如山臣問此木石輒覽  
 自何所而來耶荅曰覽則來自蘇州而一覽輸轉之功其價銀十  
 兩矣石則出於天水山木則自泗川連筏而來矣臣問何時畢功乎荅  
 曰來冬間可畢也畢役則當頒大明會典臣路遇監生張雲霓魏

朝聘問皇帝政令答曰皇帝喜怒無常刑賞不中也問陳皇后何以崩逝乎答曰張皇后見寵日者曲宴時陳皇后有不預之色皇帝令陳皇后進爵而怒其色三進不飲終乃擲杯即令罰跪遂與張皇后入別房至夜深然後使之退去陳皇后以此用心得疾未幾而崩逝矣問張皇后何以廢乎答曰哀冲太子之生張皇后色不豫矣及太子卒有人讒言張皇后咀咒致死云由是皇帝大怒廢處冷室然張皇后性質柔順故雖廢處冷室聞帝疾病絕飲食日夜祝天願以自代皇帝聞之追悔前事意欲復還為后而時未為矣臣問如此宮禁之事汝何以知之曰吾於素衣官處聞之又聞閤老張字卿門焰盛熾其姪子居于永嘉縣者恃勢驕橫聞隣居儒生之妻有艷色欲娶之乃邀其夫道其情意而不聽翌日乃復邀其夫設宴鴆殺之欲娶之其妻不從又強與之為婚其婦以死固却之其婦之族強勸之曰閤老在焉何可逆其意而禍吾門乎其婦不得已遂與之定婚及親迎之日行禮纔畢而其婦自懷中出小刀自刎而死其婦族人發狀告寃于寧波府知府畏其勢焰不接其狀通判曰何不接狀知府曰奈忤閤老何通判曰小官當獨任其責竢知府不坐乃拿致閤老之姪子於獄杖殺之遂棄官

而去閭老聞此事心懷憂懼因而乞退且皇帝方廣繼嗣採女甚廣云  
且三冬無雪故皇帝祈雪又令禮部尚書亦祈雪然而雪猶未下臣等  
到遼東始見雪矣路見處女乘車亂行問路人曰皇帝採女之故禁婚  
前相為婚嫁耳○戊子日重暈兩珥戴冠夜東方艮方巽方南方乾  
方坤方有氣如火○己丑以梁淵為全羅道觀察使申瑛為弘文館校  
理金光軫為副校理○庚寅 御夕講○領議政金謹思等議啓曰我  
國使臣行過湯站必遣通事入告有人情下程交饋之禮矣及其行還  
迎逢軍入去時自古無告謂之例今者韓承慶托此為辭至杖我人又  
擅劄義州多以傲語致辱至甚非徒前古所未聞亦大乖於天朝優待  
之義承慶之所以為此者乃以遼東豪右驕倨素著且與夾江冒耕人  
交通夙厚其未為湯站時私見李應星於遼東深忿禁耕弔我狼辭今  
逞宿恨無故起端以為冒耕者之地他日之患有未可測不得已具載  
金拓孫供告與承慶劄帖今後遇有朝貢公務預期三日開具走送之  
語事關新立憑此咨稟于都司且令李和宗備舉首末措辭當遜而據  
理則明使御史與都司詳知承慶違例擅行失道自恣之由觀其所處  
又別成一咨以答承慶似當又議啓曰凡待夷之道當以懷綏雖有違

犯不之與較故釀成燥悍之習以至傷人若置不問後害難測况此彥  
太郎非本國使臣乃授我司猛職其管下也時羅何異吾民今兵使馳  
往齋浦招彥太郎同坐舉國法語之曰國家接爾遠人極加恩撫爾  
等當感懼遵禮罔有違越今入大邦爾之管下冒禁私市且刃我人無  
所顧忌屢罪大矣大邦雖以包容爲德豈可屈法苟賞以長其惡哉傷  
人者死古今通律但以遠人姑從寬減俾爾自決百杖以懲其後事嚴  
辭開諭使即斷決雖有難色亦合諭以禍福隨便善處何如○辛卯  
御朝講領事金安老曰弓矢造作固非偶然今軍器寺所藏弓矢皆無  
可用之物中朝與我國之事相同許多郡縣皆藏弓矢近聞中國以郡  
縣弓矢皆令上之使能作者改造還下云今軍器寺及郡縣所藏弓矢  
亦不可用云然所付之角則可以用之如久陳不可用者分與軍士擇  
其可用者改造藏之其他郡縣所藏弓矢亦令改造以備緩急如其無  
用之物則雖積如山何所用哉上曰斯言當矣去庚午年倭亂時官  
藏弓矢皆不可用云今當及其不至於已甚使之改造可也司諫權祺  
曰世子良姊揀擇時尹元亮女子禁婚尹元亮乃中宮至親雖無相避  
物論皆以為未便掌令林鵬曰尹元亮女子於東宮乃母后同姓至親

也東宮當以母后至親待之可也至於禁婚則不可中朝則或有如此之事我國則習俗與中朝有異若終禁婚遂作邸配則後世豈無議論乎棋曰良娣當廣求中外務要精擇非但擇其門地當先察其賢否雖非尹元亮女子豈無可當之人乎 上曰尹元亮女子雖曰禁婚不必定用矣大抵禁婚之人初雖禁婚後或許婚例也此則初不計料而禁婚也但於世子無相避故禁婚矣所啓至當後日揀擇時許婚可也棋曰儒者之為學必群居講論近來全不務學故設書徒圓點之法使之聚館學講習學問其矯斯弊也至矣且策問抄集之弊今時為極故別試以詞賦取人近又於成均館製述時試排律以此儒生等皆以為殿試亦必以排律取之皆類抄排律四韻而誦讀之若以此成香則厥終之弊淳誇莫甚至於講經前則於五經中自願三經而抽生一書講之今則講自願一書今之儒生本不好實學而又導之如此則臣恐自今以後儒者全不讀實學也凡製述必以文之大者試取則雖有一二人幸中者猶可察其能否而取之至於詞賦亦未可定為得人矣詞賦亦皆抄集而僥倖何異於策問乎臣意以為別試則額數雖當預定試題則不為預定使儒生莫知端倪無文不習而臨時試官肅拜後出某題

事自 上命之則儒生於文自不得不編習矣安老曰近聞儒生之事  
國家雖誠心勸勉莫有遵奉之意古之通讀時儒生等無不講習而今  
則雖有通讀而其實無益儒生之衆在後行者其所持入冊或非講論  
書或有不持冊而入齋者其無意於講習者如此且法司聞儒生騎馬  
之弊嚴令禁止則儒者或詐為武夫之體垂水精纓子使下人持弓矢  
至於館學門近處下馬而入雖頑愚凡民尚皆畏法况名為儒者至於  
此極未知何以救之也又聞頃者儒生入庭試者二千餘人而其入格  
者只二人而已其不勤學也如此事體至為埋沒可勝言哉別試時以  
其詞章取之者非永廢策問也欲矯時弊而為之也古之儒者以策問  
為上者古之時始學之士初學詩賦次學論表及其博覽而後學策問  
故其文有足可觀而不能為詩賦者無意於表不能為論表者無意於  
策問且未捷司為者不得赴東堂而無經赴之意今則不然初學之士  
不以先學詩賦為心乃先學策問經赴東堂而詞章頗廢不習大抵策  
問則儒者博覽群書於文無不能然後其志施之於策問故國家於試  
場設而取之欲擇其識時務者用之也以文章家言之策問非其文也  
苟能製詩賦則無不能製策問者且策問之題或問時務或問災變或



問歷代人物或問時弊至題意多有類同故多有抄集剽竊成篇不能  
書片簡者亦皆製策問僥倖取第近欲矯其弊習故別試初試時勿以  
策文試取而殿試則或間試策問事自 上處之矣且別試時試官肅  
拜後出某題事自 上封送司諫之所啓當矣然式年則試題之規具  
在大典人皆預知疑若無文不習而未聞有一人能製一文者今雖不  
預定試題使儒生無文不習亦安有能製者乎大抵立法未久隨即旋  
廢則人無定志莫有信奉之者非徒儒者不信法也其於國事亦多有  
累矣大凡詞章出於六經然後為理勝之文矣詞章而非理勝則不可  
謂之文矣若能製詩而理勝則豈以詩章為賤乎詩本權輿於三百篇  
而當聖人之刪詩書定禮樂也乃以詩為感發懲創之資而取之其化  
於善也莫良於詩故古人無不重之後世則徒咏風雲月露之狀而不  
本於三百篇之遺意故人皆賤之矣臣為儒時見之人性不能周編或  
近於實學或近於詞章故其性長於詞章者務詞章近於實學者務實  
學其只治實學而不為詞章者不能通暢故終為無氣之人而只任訓  
誨之職而已其長於詞章者多有發揮之事故該通於事理是故國家  
之任用亦多其人今則經學詞章俱不為之安有如此之時乎常時以

專尚詩章為不可者恐末流之弊或至於浮靡故古之人君亦不敢專以詩章為尚今則專不習詩章故別立法勸之况我國乃事大之邦尤不可專尚實學也而無一人能為詞章者不知何以為之然後可也又曰法之廢立有如作令道傍朝更夕變安能有成乎大抵法度新立之初議論固多同異別試初試以詞賦取人事已共議定而立其規矣業已立其規必堅持悠以待之明知利害而後乃可更張也若才立而旋廢則人皆不信其法矣今則試日已遍儒生必為圓點乃得赴試故一時多聚于館學徒致紛擾而不為之學矣若過試則書徒圓點先滿者出去其未滿者從而入或出或入不如今時之共聚則可能為學矣聞當初書徒立法之時儒生或聽講而志學矣中間又有書徒無益可廢之議矣故儒生等亦以為此法不久當廢尤不有志乎學業而坐待其廢臣意以為此法當堅持而行之悠以毋或少撓則儒生自不得不勤學矣 上曰立法之初不可不審而既立之後亦當堅持悠以待之而不可輕改也且別試初試製題預定果似未便臨時取稟可也今則已定矣不可更改自今而後別試初試則試題不預定而臨時取稟為之可也 上又曰前者大臣徃成均館製述儒生時遣承旨俾製排律

排律果不合於學宮也然或以排律或以他文互相製述可也且排律  
偶一為之耳非所以為永規也鵬曰恐或成習而為弊故啓之矣非所  
以或製排律為誤也安老曰唐宋之時或以詩取人豈似是為不可取  
人乎果以詩定取人之規則或有浮靡之習矣論賞時間或出詩製之  
未或不可也且別建條章非敢廢舊也方今弊習已成不可坐視不救  
故欲矯之耳非必為永規也 上曰今則試講經自願一書非新規也  
似因前例矣然講經規矩果為輕矣安老曰中朝則皆以一書為業經講  
之而他書則不講也今之講自願一書未或不可也或抽柱以講亦無  
妨也同知事權輿曰犬項防塞事使工曹掌之然亦有未盡之事今依  
前者水軍役使事目為之僧軍則與水軍勤慢不同僧輩裹糧未優計  
日欲速畢故雖不督役自各力役但國家備給之物不能給之耳今防  
塞處大槩以布帛尺量之則三千尺許也而其中或有功役倍重處或  
有輕處其中功役最重處乃一千尺而稍易處則三分之二也僧輩時  
赴役者一千八百餘數而隨後為都目而來者相繼又自募而赴役者  
亦多此非水軍例也負土石可以力致之事則雖不督役各自盡力為  
之矣但於剖大石等事則僧人中無石工又無鋸鐵椎等物雖欲剖石

不可以徒手為之矣今則前日所築之石遺在故僧葦以此石為役矣若盡用是石則無所事矣且號牌或以木或以紙兩無輕重但以紙為之則似乎便易矣然當初朝廷共議已定事工曹不可獨以為以紙為牒而給之也斯亦朝廷大事當與大臣及禮曹同議處之且僧軍畢役不在一時或先或後先後有異當隨其所畢給牌為可而工曹戶曹禮曹若不同處造給則轉傳移文不無奸偽之弊見僧人之情皆欲盡力於國事而若事畢不能趁時造牌給之則彼必積盡難於留待則皆散去矣大抵雖小水防之似難况橫防大江非小事也若可緩之事則雖徐為之可也今此之事若尺量分授則不多日間可畢役事而一物不備用力為難况今諸事不備若此則其何以為之乎以數千之衆一二日廢役固非小事 上曰昨見工曹之意欲設都監而然若設都監則甚為有弊不可設也 事令各司趁時舉行矣工曹不可獨為之也號牌造給事則隨其畢役而造給之工曹與該司同議於公處而為之則其勢必易但以木為牌則難得以造之以紙為之則似乎便易故此事昨已言于工曹矣鵬曰近者服色爭尚奢侈其在朝廷大會禮及宴享時服紗羅綾段而今則纔陞堂上而服之應服之物雖不得

禁之其習則非矣且深染草綠嚴禁則堂下官不報矣堂上官猶服不  
已或於經筵恬然服之者有之皆臣等不職之所致也經筵時或有服  
入之者况於他處畏法而不服乎 上曰奢侈之習人各自察而務祛  
之可也宰相不為犯禁則在下者自不得為之矣○日重暈○壬辰  
御子講○癸巳日微暈太白晝見○甲午 上御勤政殿行功臣仲朔  
宴○臺諫啓曰今文科別試初試規矩三經中講自願一書則必有後  
弊依前例五經中自願三經而抽柱一書講之何如傳曰如啓○傳于  
政院曰功臣仲朔宴賞加賞物前例考啓如有受職之例則當於明日  
政為之○太白晝見日微暈兩珥戴○乙未傳于政院曰功臣仲朔  
宴賞加賞物前例今已考之堂下官可給加堂上加至重不參宴者雖  
功臣或嫡長不須論也參宴人負中察其以近而為堂上最久者給加  
何如議于三公○領議政金謹思等議曰堂上加至重 上教允當不  
可不慎重今次參宴功臣及嫡長中堂上官分以近最久者加資則不  
無混進猥濫之弊嘉義以上則不暇論也堂上中已行守職者及東班  
實職者止給嘉善加似當從實職加資則有舊例矣而計年給加則前  
此無例史臣曰時許沆之父確為東班實職而沆方得勢三公議啓指

確以為當陞故獨得陞授時有曾經實職或在西班者不得同陞傳曰  
參宴親功臣及嫡長二品以上則各給熟馬親功臣及嫡長堂上實職  
東班准品者各給一加未嘗職東班准品者各給兒馬堂下官各給一  
加資窮者各給兒馬衆孫給鄉表裏○以許確為陽川君○丁酉日暈○  
戊戌領議政金謹思左議政金安老右議政尹殷輔啓曰近年以來人  
物乏少前古所未聞如清望重選固不可言寺監之正六曹郎官以至  
守令之缺多不能充頃以堪為諸將臺諫者填擬外窠不暇計內輕之  
弊故臣等有所啓適而次政還擬且留柳泓而出金瑚此是無人可擬  
固出於不得已然於事體殊為乖錯大抵為國必須人材雖卑官小職  
亦當擇人而任之雖擇之稠衆猶懼難精矧此破東補西輟彼移此而  
一隅常空者耶其為寒心極矣求材之道非他唯在於養育愛惜洗滌  
細類俾適其用而已罪有關國在所不論雖有一時之愆非係痼廢則  
猶可議其輕重而叙之雖不能置諸清嚴其於牧守雜務或可優也今  
吏兵曹抄啓酌議似當且事出不情而或罹重網尤可矜憫如姜浚一  
微儒雖不足關然四館之風務崇先進浚喪垂闋預成薦狀授吏待政  
適值有政乃在禫前一日而愚吏冒呈浚在遠鄉固所難知况四館之

薦自有例次非己干求通國知之而反被有虧孝行之罪物論寬之邇者安守良所言聞諸邑人而傳之自是輕率不灼其爲人固所不容於公論但以語言薄啓坐律似重當初安珙所啓亦出煩碎物論未以爲宜張彥良見脂禪卒之迹其按甚明雖以找殞兵車爲濫當初聞狀昭然而敢隱牢巧在王將焉得不窮訊不幸而斃恐非私酷故殺之比南孝義私接宗親誠爲可罪但非深重而曾列二品削奪院年亦恐有妨於優待開新之義也凡此數事雖不大開然論議或失其情在細民亦所當慎况曾立王朝者耶方今國祚萎蕪庶書類靡匡病起類孜孜講求日亦不足而臣等俱以尋蕩謗劣冒居重地徒懷憂慮罔知攸濟雖欲罄精竭力而智慮蹇淺暗於施措縱有一得之愚欲效萬一而少不便已人得以構藉便爲搖喝之地徒哺啜粥飯坐視悠悠則是圖身負國臣子之罪大矣近以區區所懷仰塵聖聽伏惟垂察仍啓曰近來乏人吏兵曹不得注擬云故臣等以所懷啓之但以被罪之人啓之至為惶恐然物情皆若是矣傳曰所啓之意至當但近者人物乏少寺監判事及六曹郎官多闕雖令吏曹填差無人未得注擬今大臣所啓果合予意皆如啓○庚子日微暈兩珥○辛丑傳于政院曰犬項役僧多至三

千餘名初欲飼之而近於飯僧故不為矣今更思之前者有大役則皆飼之今來之僧以役事來到則名雖為僧其實乃役徒也雖飼之非飯僧類也以陳米及母酒鹽醬等物雖有之無所用其令該司送于都廳分飼之○日暈兩珥夜坤方有氣如火○癸卯太白晝見○甲辰御夕講○夜流星出左攝提星入艮方天際狀如大梨尾長三四尺許色赤○日微暈兩珥太白晝見夜巽方有氣如火○丙午御夕講○夜東方北方西方有氣如火○丁未領議政金謹思等議曰凡取才分文武兩途為士子者各因其才而勿學壯習至晚無成然後求補更陰故年少學子真心甘榮無經出之人雖或有之人皆訕笑如處子之失身羞與為任士習正而躁進之風亦杜今則童稚初學不務進修輒為干進之計名登司馬可拾科第者亦皆希沾升斗甘心他途何嘗有一人白首窮經者乎士習之毀一至於此豈不寒心今後年未滿三十而南行除職者一切勿許赴舉如有冒年赴舉令禮曹及四館糾摘并其父兄推論一以戒勵士風一以杜遏躁進允為便當○夜巽方有氣如火○戊申聽朝啓○憲府啓曰金克悌等所犯凌蔑邑宰之至為關重請遣敬差官推之傳曰如啓○夜白氣自卯地至酉地布天日暈太白晝見



○已酉諫院啓曰科舉國家重事試官及監試官所當詳審為之今者

重試步射試才時二所試官上試官監試官持平鄭希廉等不察落點

規矩敢設退步而至有舉子等訴悶之時又不審聽使兩所規矩各異

未滿定額非但於一時聞見未便殊無國家重科舉詳慎之意請推傳

曰如啓○憲府啓曰宋叔瑾高自謙李嗣宗等俱以身累得罪未經數月

或命還叙或給告身非徒有罪者無懲戒之意於國家刑政大有所妨

請收 成命且今見工曹公事開城府敬德宮修理磨鍊而又欲造二

十九間令黃海道輸材此道之民纔經拜陵又逢此役不可不計其勞

請更待年豐造成而如有兩漏處不得已補葺令開城府留衛軍刻日

役使何如傳曰開城府敬德宮事如啓宋叔瑾高自謙李嗣宗俱以已

罪見罷然頃者乏人無可為衛將守令者大臣各別啓叙而且已懲矣

不可改也○日微暈太白晝見○庚戌願議政金謹思議文官中專業

漢語者必頻數赴京質正後可以成熟前者尹漑別例連次入送已有

前規故朱良佑雖於冬至使往還未久欲使專於學習故於聖節使行

次入送事啓請矣若以為一人每行赴京有妨於事體則間次入送亦

何妨也左議政金安老右議政尹啟輔議允學漢語者雖曰諫官精熟久

中國與漢人語訛誤舛錯不相通曉必須頻數赴京專心質習庶能通也今者堪為御前通事者絕無近有天使之來彼此不能通意識非細故宋良佑非但自儒素習今承國家委勗之意頗亦留心自勉然必累度赴京乃有成就之望其還未以旋又入送禮部如或見之則似有連遣之嫌上教甚當但質正非使命專對之比中朝人雖或有問其欲質吏文華語而來以質答之亦何妨於事體也若間數三行次則其成業必晚難冀其速就從謹思議○憲府啓宋叔瑾等事傳曰宋叔瑾高自謙李嗣宗雖各以身累見罷然必已懲艾不可改也○以吳準為戶曹參判尹豐亨為江原道觀察使蘇逢為司諫院司諫朴世翁為司憲府持平金祺為正言○辛亥憲府啓前事不允○北方南方良方巽方有氣如火○壬子傳于政院曰世子書筵時書筵官等進戒之辭前則書啓而其後中廢不啓近者更命書啓者自下進戒之辭及世子顧問之說無以知之故也及今見進戒之辭皆為切實而其中金遂性之言尤為至切而嘉美予反覆見之雖聖賢之言不踰於此大抵儒者則有所疑慮與朋友相為問難其學得以易通尊位則不有講論誰與解疑昔者文宗有所疑事或親臨侍講院相與論難至今以為美談允為學之

道非但講書而已有所疑事相與問答使其論難之言熟於見聞浹洽於心中可也予則雖欲講論萬機浩繁不能專意於學問也世子則唯視膳問安他無所爲之事可以專心於學問學問之道無他在於論難而潛心於教戒之辭耳且此書啓之辭書之於冊與否未可知也不可徒見而已須成冊垂後可也此意並言于侍講院○憲府啓前事不允諫院啓曰金克悌恃其豪悍凌蔑邑宰之事近古所無駭愕莫甚故連山縣監崔孟浩俱其豪悍凌蔑之由即報于觀察使而同生兄金克愷中間劫奪公文乘轎親到衙門劫制縣監使不得自由而縣監亦受制於克愷而終不得報克愷尚恃勢焰縱恣無忌亦至於此至為駭愕請令敬差官并推治罪何如龍仁縣令鄭梅臣本以邪毒妄恃之人飾行釣名自高其身使人眩惑莫知其實久矣其母生時薄其奉養使不得安其生及其親沒曲為外飾反得旌表且同腹身死未久強奪臧獲其不孝不悌甚矣且前為竹山縣監時於傍近之邑有一名士家畜之妾乘其夫居廬在遠謀欲奪奸百般侵之而不得其用心不正操身無行至於此極而頃者觀察使以其族屬敢爲啓聞表閣非但人皆笑之大乖國家勸勵之義然此則乃一身之事無足大關矣近來無故而怨憤朝廷兇

悖不道之言逢人大唱略無顧忌其陰譎邪毒莫甚於此不可一日在

朝列請削仕版皆依允○癸丑 上御勤政殿 命文科試題祝網賦 慎然如

始幸慕華館試武科○大同憲許沈大司諫蔡無擇等啓曰自 祖宗朝

式年文科則取三十三人武科則取二十八人豈無所以近來別試武

科取人每多於文科殊無文武輕重之意物論至為未便武科察外之

沉滯亦以是也前年別試時啓以多取武科者以其武科每多取於文

科故不得已敢啓其時傳曰成命已下不可改也不敢更啓今則文科

舉子入殿試者不多尤不可多取武科也若 成命已下則恐難改故先

事啓之傳曰前者多取武科者大臣啓以為邊方有警則使之防禦可

也云故耳取劉寬等十人○甲寅領議政金謹思左議政金安老右議

政尹殷輔左叅贊曹閔孫戶曹判書蘇世讓兵曹判書尹任右叅贊金

麟孫青城君沈順徑左尹尹熙平兵曹叅判吳潔以警邊使書狀事議

曰禦戎失策大略有二無故開邊兵連禍結自古所戒然且偷安姑息

坐失其機而貽禍無窮亦不可不戒考諸前史昭然可見姑以目前言

之閭延之賊不於易而於難初既失之於姑息終又失之於不擒二毛

之仁以致殺將之慘沈思 遜為滿浦 挫威忍羞坐視其禍莫之計識者

沈思 遜為滿浦 挫威忍羞坐視其禍莫之計識者

寒心久矣林投越邊來居者雖曰非我土地密邇我疆漸至滋蔓則  
為患又不止閭延卧榻之外其不容他人鼾睡明矣峻辭嚴法屢用祭  
詰而空言約還旋反引類其居日增未見其返土既爾不從此即拒命  
討逐之舉在所難稽誠如警邊使所策但臣等參較衆議反覆商酌童  
平古非真叛國之賊其先兩世元居此地俱以無罪見誅平古每藉此  
為之辭此雖獸心難以理欺王者待夷少乖其道雖可威壓而亦不得  
其心警也今以銳師經擣其穴勢如燎毛壓卵雖無所難不待夷之道  
豈得為宜會聞邊將呼召平古無異編氓今滿浦僉使召平古數罪曰  
冒居禁地罪一也非獨汝家引類潛滋罪二也禁詰不從空辭欺國罪  
三也匿戶深洞設險自固罪四也負此四罪宜加勦滅但國家至仁大  
德姑開示禍福俾出可生之道息至渥也姑內爾身今爾速諭爾類舉  
戶劃返若爾則當貫汝放遣如其否者爾輩甘心樂禍每無及也以此  
并通諭爾類則勢必捲土入歸如是則不勞一兵而門庭肅清威重在  
我此所言不戰取勝之道也如是而彼若向肆桀驁則以此聲罪兵出  
有名王者萬人師也用兵之議為日已曠警邊之行且有操閱黠勇  
聞見貴無疑備用舟濟師脫有蹉跌彼此隔水倉卒無援此亦危道姑

試上策以觀其勢而更議似當且滿浦僉使安從坦自首至尾憤諳虜  
情大事未了遽歸熟將恐有所碍新負衣赴舉措必疎誠不可不慮仍  
任從坦以待事竟何如○憲府啓前事不允諫院啓曰滿浦兩鄙巨鎮  
關防撫禦極爲緊重而況今將有舉事之時鎮將尤不可不擇僉使李  
世曾非但有病且無物望不合重鎮請以才望者各別擇差傳曰今  
日大臣請勿遽安從坦若然則李世曾自當過矣○乙卯憲府啓前事  
不允諫院啓曰鄭世虎放送事判下至爲未便大抵罪有輕重大小若  
罪不關重則或自上或朝廷容或有酌其輕重大小及被罪日月久  
近而寬貸之矣如其緊關重罪則雖自上亦不可容易釋免况豈可  
因其濫訴而釋之世虎之罪其情犯非輕至援金瑀之事恐動臺官以  
伸營救罪人之私略無顧忌厥罪甚重而當初至於竄謫頃者又蒙量  
移上恩至重朝廷之寬貸亦已多矣反自冒濫陳疏一以希上恩激  
幸一以訾朝廷淺深其不有公論而益自縱恣無忌之狀莫此爲甚而  
特命放還物論至爲缺望如此之輩若一開輕放之端則非但世虎也其  
他群邪窺覲之徒將彈冠喜幸必至搖撼朝廷而後已其爲流害有不可  
勝言者今者特放之命遽出於公論之所不料凡在所聞孰不驚駭請

亟收 成命以杜群邪窺覬之漸傳曰世虎之事所啓嘗矣予非不計  
而放之也此人非得罪於朝廷也乃得罪於言語之間也名士之人被  
罪日以而又已量移故可放還也不允○日暈夜流星出翼星入南方  
天際狀如梨尾長五六尺許色赤

三月丙辰朔大司憲許沆大司諫蔡無擇等上劄曰頃者權奸盜竊主  
柄專擅威福腹心瓜牙基置內外知有權奸不知有殿下奴顏影附

猶恐不及各以所有爭先貢之如子為父有財者以財有名者以名有  
武者以才或賄賂多歧或游說兩間或樹植藩衛作為姦黨遂使熱焰

日灼跋扈日恣國本日搖主威日替馴致近年朝廷之禍言之及此朝  
廷大小臣僚孰不痛心然而事雖粗定而大勢未完人知邪正而窺覘

多蹊此雖人心風俗悖逆之所致實由時論搖颺不鎮之故也正宜杜  
絕偏私修明政事維持紀綱貽厥無疆之時也鄭世虎雖以犯奔競得

罪然其實則初以有名之士見忤於金克愐自疑禍及因緣克愐之子  
明胤諂事反篤喪失本心及其克愐之政遽懷快怨密嗾張玉陰贊李

符曰左相詳時為議也善人何不於此時發一言耶其意欲使李符網打臺  
諫以濟奸黨也有如此慘酷之心而只被營救過龍之罪亦云幸矣當

時若推其陰族之罪則必不止於流放况望其量移於近進乎世虎不自懲後百端布置於其女子冒濫陳訴其為邪請無狀宜當一震天威快示好惡以定國是而反承恩宥得售其計允在見聞孰不駭愕言官論執甚厲國是而諉以名士不下允俞有識振腕大闢一毀末流難遏國勢至此終將乃何請遠竄世虎以定國是升雲以賤孽之產挾鉅萬之貲為李沈窩丈沈之勢所不及輒必以暗牢籠之首尾締結使沈逞兇肆志人莫敢誰何然後己可以脫賤而登仕常與沈賈賄相通有同一家及沈之敗敢肆怨毒詆謗一時言事之人無所忌憚揆諸國法逆諸遐裔保全喘息亦云足矣况李符等與權奸相濟謀欲復還貞沈李亦必以朴雲為階其意其計豈無所自如此而特命量移臣等不勝缺望請亟收成命大抵人主之大柄唯刑賞而已操持此柄各如金石信如四時不可侵少撓若刑賞不中輕重失當則為奸者無所忌有罪者皆幸免由此以往國何以為國朝廷之間雖可恕可輕之罪恩貫之加所當慎重况此權奸竄竊宗杜安危係國家存亡者乎若一開防滔天難障事勢至此則自上雖欲為之所亦無如之何近來朝廷不重原貫無時刑政之累固已多矣以此巨奸宿猾揣覘淺深敢希不時之



具先自誇傳於都下曰曹繼商今當見放此言雖妄豈無所自臣等聞  
之隱忍有日及見世虎朴雲之事機軸已露奸黨彈冠無足恠矣此正  
聖明洞照更加鎮靜之機安可以稍定而少懈耶臣等竊見今之朝廷  
巨奸雖去而根株尚餘金克愷自以罪魁脫瀛天網釀毒數年桀鷲  
益肆揣朝廷不定恃枝黨尚盛飛簡州郡絡繹不絕冒結衙署猶稱叅  
判其無忌憚固已至矣今又凌蔑邑宰武斷鄉曲願使官屬脅奪公牒  
其不有朝廷蔑視國法甚矣釋此不懲人情獲貳終無鎮定之時克愷  
請拿鞫定罪兄幅之子明胤金化縣監弘胤揚口縣監以奸魁親子向在朝列非  
但物論憤懣已入人心獲貳亦為一助請不齒仕版勿使出入都下傳  
曰今觀所啓之辭其所關果重矣予意亦然故鄭世虎朴雲金克愷金  
明胤弘胤等事皆依允但世虎可勿放而不須逐竄明胤等可使不齒  
仕版而時無他現之事不須勿使出入都下也仍傳于政院曰鄭世虎  
女子上言還上政院留置可也世虎朴雲事臺諫所啓具錄奉承傳而  
金明胤弘胤等不齒仕版事亦奉承傳且金克愷初以敬差官推之拿  
推可也○丁巳臺諫合辭啓曰昨日上教以為鄭世虎只可勿放不  
可遠竄金明胤弘胤等只削仕版不可勿使出入都下臣等為國家公

論不勝缺望世虎前既量移則今請遠竄者非以遠近為關也明胤等  
既削仕版則亦非以出入都下為重也但群姦得罪者竄使處處潛伺  
間隙覬逞兇謀固非一途又非一途嫉怨朝廷痛入骨髓在朝之臣或  
有戀慕舊恩而同懷殃念者或有昧於後禍而中立辭望者使公論不  
行國是不一若此不已則國勢陵夷終使朝廷糜爛而乃已當堅 聖  
志明示好惡務定是非以固防範猶恐涓涓之决終至滔天况先自毀  
防以導之哉近日曹繼商之放都下喧譁必有所自繼商亦豈不知此  
言之所由哉物論洶洶尚猶未定此正極扶公論明 好惡以定國是  
之時也請速遠竄世虎勿使明胤等出入都下杜絕謀以安宗社答曰  
當今人心之弊所啓當矣但世虎見放而臺諫止之則他人豈敢生心  
乎明胤等已削仕版則雖不勿使出入都下一國孰不知之哉繼商之  
播放全未知其意必是奸細之徒恐動人心而然也世虎明胤等事雖  
不踰此可也許沆等再啓曰鄭世虎金明胤等事非留難之事而尚未  
快示好惡夫如是故下人揣朝廷不重騰播虛言以試淺深者多端請  
快示好惡以杜奸謀傳曰鄭世虎時在前配所不須遠竄也金明胤等  
事已削迹仕版則亦不須踰此也許沆等四啓答曰近者人心獲貳上

下之憂豈異乎所論當矣依允○命遠竄鄭世虎又命金明胤金弘胤不齒仕版勿出入都下史臣曰鄭世虎初以有名之士見忤金克幅自疑禍及喪失本心因緣克幅之子明胤諂事反篤克幅之敗遽懷快怨密嗾張玉陰贊李符曰左相善人何不於此時發一言云其意欲使符網打臺諫以濟奸黨若推論陰嗾慘酷之罪不止流放而只坐營救過龍犯奔競之罪而不自懲悛百端布置教其女子冒濫陳訴邪譎無狀是無朝廷蔑公論其為罪犯比前加重所宜快示好惡以定國是反承恩宥得售其計世虎女子駕前上言放送判付勿爲舉行世虎至是竄逐遠方又曰金化縣監金明胤揚口縣監金弘胤等以權奸金克幅之子尚在朝列非但物情憤鬱人心携貳至是命不齒仕版勿出入都下○戊午傳于政院曰宣陵親祭近以予爲當於望祭兼行道路橋梁修治事依前例爲之○弘文館副提學柳世麟等上劄曰一念之差足以致萬事之非一事之非足以招萬禍之來故人若終始一心以定是非明燭事機以絀禍本近者羣兇逆斥國是大定皆由於聖斷之明聖心之一上下一體罔或携貳而奸黨覬覦敢希恩宥量移放還之命遽出於物情之所未料允在見聞孰不驚駭此非但一事之

差機關所係禍患之至將不可測所當快示好惡而臺諫累啓雖得蒙  
允亦出於勉強臣等竊恐群衆狙伺益以窺朝廷之淺深也自古禍起  
於微奸生於忽伏願 殿下益堅 聖心以鎮人心不勝幸甚答曰今  
觀劄子所論當然世虎等罪狀予則只悉前定之罪而已未知臺諫近  
日之論故於還事誤計判下而近者詳知其罪狀即兄矣機關所係之  
事予當更加留念○以朴世翁為司憲府持平朴祐為公州牧使史臣曰  
佑剛直清修苦節少許可歷踐館閣著望甚久便養臨民甚有遺愛而  
自陞堂上因妾獲累不悅者遂以此為瑕玷雖授參議每被劾滯物論  
惜之常守南原而許沆之父確尹全州沆與其兄洽俱謂告歸省洽為  
大司憲沆為直提學眷注隆重氣焰震耀列邑風靡饋獻爭先祐亦往  
見之豐備宴幣擬以極懼而返及至則洽沆偃蹇簡傲不為禮貌祐自  
以斯文老成乃被屈挫怏怏不已方與對坐確又來見洽沆趨出拱立  
祐不為起迎安坐如故確性本象恭起自勲閥卑巽自處趨進拜伏惟  
謹祐坐而受之答亦甚倨於是洽沆深恨之祐亦經還花載幣物而歸  
以此尤見疏外當置冗散祐常論已卯之事曰沆貞輩不足數南袞稍  
有學問而舉事不正乃至如是○己未 御夕講○辛酉 御朝講持

平朴世翁曰金克愷自以罪魁所宜杜門悔過而近以救弟之事乘轎到官門猝曳下吏於邑宰之前而杖之縣監崔孟浩怒極而欲率眷鮮官以去入于衙內而金克愷又乘轎到衙崔孟浩不出見之至於日暮然後乃始出見孟浩具克愷罪狀欲報于監司而克愷又奪其公文使不得自由其子憲胤奪人家舍議論纔定而又爲如是之事其無忌憚可知矣且借鷹於錦山郡守柳忠寬甘簡自稱參判而著名忠寬怒曰我何以得鷹借鷹而欲何用猶不愧惡又以棺板輸轉之事飛簡不止若少有忌憚之心則何敢如是人心携貳國是不定故乃至是矣正言金祺曰被謫者處處而在上窺下覘固非偶然至於在朝之臣或有附權奸而同懷憤怨者或有怵於禍福而中立觀望此正快從公論預定是非之時也而鄭世虎朴雲皆以上言獲蒙天恩此乃公論不定之所致也由是人心擾亂被罪之人皆希望放還在朝之人亦疑其放還而中立觀望如此則被罪之人安所懲哉且昨弘文館雖以鄭世虎朴雲之事而上劄然待其事畢而觀勢爲之其人心不定於此亦可見矣且上之允俞雖似快從而未免有龜勉之意由是奸細之徒尤生窺覘之心今不鎮定則宗社可慮上曰今因臺諫之言始知其人之罪有

關於國家也早知如此則初何有量移放逐之命哉領事尹殷輔曰金克悌則敬差官推之而克愷則拿推詔獄臣意以為同事而異囚使命往來有弊矣其事于人若多而并令推之則敬差官不得不送矣以臣料之其事干必不多矣勿遣敬差官而金克悌並拿推何如持平卹世翁曰金克愷雖被罪曾在二品之列故前日黜送時使都事押去今者拿来亦使都事押來不得不推之詔獄也金克悌則事干如可推之難以並拿也 上曰金克愷曾在二品之列故拿推矣克悌則當推其事干矣拿推有弊故不為矣且克悌之事與克愷之事有不同矣○壬戌傳于政院曰今見忠清道觀察使尹安啓本則黃澗居喪人吳汝井欲殺其奴末元銀環之際其母止之乃幽閉其母於別室縊殺末元銀環後在逃且不謹父喪大闕綱常寺刹里巷令搜捕事有旨于各道亦搜于京中其捕告節目令義禁府磨鍊以啓○御夕講○癸亥憲府啓曰刑政國家重事刑政失當則何事不誤乎宋叔瑾高自謙李嗣宗等身累重大而被罪未久即下恩命刑政至為顛倒且高自謙貪瀆無狀之事若盡啓之則更無立朝之望此人等身累若非重大則何敢論啓望請勿留難依允○甲子 上御勤政殿出文科重試策題取正郎洪春卿等五

入幸慕華館試武科重試○太白見於午地日暈兩珥○乙丑臺諫啓

曰臣等聞金克愷被拿而來及到都下不即就獄遲留數日乃於初八

日之昏始現云其尚肆桀驁凌蔑朝廷甚矣請以此並入傳旨推考義

楚府都事金麟慶拿克愷而來至都下留連數日不即復命是輕廢

國法顯媚權奸罪犯其重請先罷而推考治罪義禁府堂上等判府事柳溥沈

彦慶同知事聞麟慶之留連則所當即啓治罪雖或不聞連山程途三

日之內可以往連山克愷所居之地麟慶去已過七日亦當啓推其緩慢置

而不聞且克愷初八日就獄矣昨日還宮後當即推鞫而不推今日亦

不推之詔獄重事淹然至此非徒緩慢莫甚其意之所在亦未知也請

先遙後推仍上疏其略曰頃者權奸盤據于朝盜竊威福腹心黨援締

結於內外爪牙鷹犬布列於權要勢焰燻灼國本搖動大柄潛奪于下

主勢孤立于上其計慘酷言之痛心唯天惟祖宗默佑聖衷公論

所叢睿斷如流巨奸宿猾相繼屏逐朝廷以清國本以安內而百僚外

而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相慶矣然而爬搔未盡蟻蝨之脫遺者衆窟

穴深幽狐狸之漏網者多交構互煽之尚隸鼠伏狙伺之不止其所以

蔑朝廷輕邦憲無所不至豈不寒心况曹繼商放還之語都下喧譁流

聞遠近使物情駭愕人聽疑惑以彼輩奸黠之魁豈不自知厥罪之罔赦然敢為此言搖撼內外者亦豈非蹊徑之多歧人心之勢貳宰執無持以鎮靖之謨士林有姑息觀望之習其於淺深輕重固嘗揣之而然耳世虎之布置求還朴雲之僥倖量移蹤跡秘昧閃倏難測道路之傳亦云多矣臣等竊恐 殿下之好惡亦未克持循於公正臨邪正是非之間或至依違掣肘不足以遵義理之正盡公論之實也臣等又聞臺諫近日所論或有不悅曰何為騷擾夫臺諫彈糾為職雖在差除之細彌分之微有所不便則必舉覈不置况近日之事關邪正之進退係國家之安危其敢甘心於循默嫁禍於朝廷乎觀望之人如是其多故朝廷之氣脉不完國家之大勢未固覬覦者益無所憚跋扈者尤有所恣其何以摧奸鋒於欲發消禍亂於將萌歟巡軍拿罪逮至都下俺留數日乃始復 命右奸黨而滅國威亦可見矣不審 殿下以為此何等機會耶謂之邪正已辨是非已定宮闈不必嚴而奸倖不必杜不明示好惡而痛絕之乎伏願 殿下明好惡以為之本而益辨已辨之邪正益定已定之是非刑賞人必用是進退人必用是終始惟一持之悠久則國家幸甚 宗社幸甚明好惡為之本而以正其宮闈以齊其家政使閭



聞肅爾內外截然希僥之途塞攀緣之路杜請托無所施干謁無自入  
終始惟一持之悠以則國家幸甚 宗社幸甚答曰今觀上疏至為切  
當予當留念焉禁府堂上等事依啓○丙寅左議政金安老受由歸咸  
昌 命都承旨趙仁奎宣醢江頭○金安老啓曰臣歸葬妻母之後若  
從竹嶺之路而還則榮川乃其路也臣之先祖之墓在焉請拜掃而來  
傳曰依啓○以黃士祐為吏曹判書蘇世讓為戶曹判書尹仁鏡為禮  
曹判書沈彥光為工曹判書○丁卯領議政金謹思右議政尹殷輔啓  
曰頃者臺諫上疏云宰執無持以鎮靖之謨此指大臣而言也臺諫所  
論初未細聞至於啓後見之則機關重事所啓至當頃者臺諫所啓論  
世虎金明 自上留難然後聽納故有是論也臣等亦欲啓之而其已  
徹等事 聽納也故不啓矣此非但臺諫之意也外議亦然臣等當機關重事無  
持以鎮靖之謨不可冒處敢辭傳曰鄭世虎則以洪景舟之妻四寸救  
遇龍而被罪朴雲則乃章敬王后孽四寸也皆涉於椒戚衆所共知也  
予只觀上言而判下致人之疑如是所論當然但少知其關朝廷之事  
雖至親不可庇之况如彼者乎予心嘗以為當今人心不測怨朝廷者  
多歧涉於權奸之事予當特加痛治何有敢移之理乎臺諫自可知予

意然恐有後日之弊故上疏也卿等無持以鎮靖之謨未可知也勿辭

○吏曹判書黃士祐死于慶尚道豐基豐基乃土鄉以歸仍卒史臣曰士祐

外似朴野內實陰險以安老之族驟得崇班日以諂附安老為事奸謀

密計多所贊圖○庚午 上幸宣陵親祀○辛未傳于政院曰古文真

寶頒賜抄記內金明胤弘胤之名亦在右人等既使不得出入都下則

不可參書於其列政院其知之○憲府啓曰金明胤弘胤以權奸之子

不齒仕版勿令出入都下乃所以示好惡杜奸黨而今聞政院書於冊

頒賜抄記之中陰試 上意至為驚愕請罷色承旨李億及都承旨趙仁

奎答曰今朝冊頒賜抄記內金明胤弘胤亦為書啓予以為未便而教

之矣政院豈有情而為之必許多文臣抄啓時未及詳察矣豈至於罷

職哉推考則可矣○以柳灌為刑曹判書金麟孫為議政府右叅贊○

夜乾方巽方白氣布天○壬申 御夕講○憲府啓前事不見○夜巽

方坤方白氣布天○癸酉傳于政院曰宜寧土豪品官之婢嫁官屬所

生奴婢推刷屬公公事後日合坐時議啓事招 政府郎官言之且各

司之婢嫁官奴所生者還屬於本司則可矣一切盡屬於其官則冤悶

亦大并議之○憲府啓曰黃士祐雖非三公曾經贊成時在六卿之長

可謂朝廷重臣重臣云亡何痛如之古之人君聞重臣之喪哭不忌辰  
吊不避隘比葬三臨君臣之間終始恩禮至於如是其陶甄忠厚激勵  
一世豈偶然哉今者停朝市之日雖過豈能安心哉二十日親閱及二  
十一日放榜請退行金麟慶顯媚權奸之罪自有其律所當推究懲  
治以杜其弊特命棄之至為未便請畢推治罪諫院啓曰聞二十日閱武  
不可停之事有教云黃士祐之卒雖非三公之例曾經贊成乃大臣也  
聞大臣之卒纔過二日遽為親閱於郊外非但於遠近所聞有所未安  
乃於君臣間終始恩遇之禮亦恐有虧也古之人君於大臣之卒至或  
有親臨其喪者此君臣間義禮至重故也況此閱武非及期之事雖退  
行未為晚矣請斟酌退行答曰習陣事雖啓請退行然黃士祐在外而  
卒予亦驚愕矣但卒於十二日則已過七月而其聞計之後又已過  
停朝也習陣乃閱武之事而非戲事則雖不退猶可也故欲去樂而為之  
且於祖宗朝故事雖至親及三公之卒而若過停朝則視事矣今聞  
士祐之卒至設素饌而進矣然非汲汲之事勿為可也放榜事外方之  
人不知幾人然也若退行則留京甚難以權停例為之則不須退行也  
金麟慶已罷職矣不須更推不兄○甲戌夜自西方至東方白氣布天○

乙亥憲府啓前事傳曰近來承旨二員被論同副承旨震尚又呈病政院甚為虛疎趙仁奎李億孫所為亦果誤矣其適仁奎而罷億孫○丙子以潘碩杵為戶曹參判南世健為承政院都承旨金希說為左承旨黃琦為弘文館典翰陳復昌為奉常寺主簿史臣曰當安老擅權之日李彭壽為奉常寺參奉知安老好狗灸日以狗灸嚼之竟買安老之薦列於清顯復昌繼為主簿又以狗灸諂悅其意極盡妖媚每於座上誇說安老能食狗肉之狀猶未見顯用其適口巧中之能人或謂未及彭壽而然也○庚辰放文武重試及初試榜○壬午太白見於午地日暈夜良方坤方白氣布天○癸未太白見於午地日暈○甲申太白見於午地

日暈

甲丙

四月乙酉朔兵曹啓曰警邊使沈彥光書狀云閣迺茂昌等處使人體探而入歸時逢胡相戰斬四五頭而來且林投越邊居胡人童平古等請入居于內地云此事若待政府合坐而議之則似緩請於明日命招大臣及知邊事堂上于賓廳議之傳曰如啓○傳于政院曰今見官案六曹正佐郎及六品之員多闕未填近來別試雖數四館別遷則近久不為權知之官多有沉滯今日政別遷何如問于政廳則亦以為可

訓鍊院亦別遷有例云分遣史官收議于三公○金謹思議他途雜進者多數陞叙而四館則拘於例遷或有幾至十年不遷者甚為未便故前日議啓別遷之事近者屢舉別試權知比舊為多而六曹庶司無相當之人致有關位曠職之事大妨事體別遷之教至為允當四館別遷則訓鍊院別遷已成舊例且四館人負中重試者察職陞叙亦有前例今重試以二館而中格者依舊例陞叙亦不妨金安老議四館別遷議者或以為有躁進之弊此論似亦有理然隨時變通為政之權方今人物之少朝多闕負求人之路尤不可不廣况吏蔭出仕者不過三四年皆陞六品實職而正科出身者或有十年沉滯事甚倒施物論以為未便以矣時特別遷固為無妨四館別遷時並遷訓鍊院亦當尹殷輔議亦同傳曰三公之議同矣依議可也且領相議又曰四館人負中重試者依舊例察職陞叙亦當云此亦陞叙可也○譯官李和宗回自遼東因押解而去啓曰臣去三月初四日越江初六日進湯站守堡官韓承慶問曰為來何事臣答曰為走回唐人而來承慶又曰汝國人多不順理我發文書去汝知之乎臣答云知之仍敬依咨內事情言我國州吏失禮

即義州  
金鐵事

殿下聞之深為慚惕但在前入朝使臣則例遣通事以禮問

候本堡大人亦送下程回謝其於迎接軍馬只與把門人說知而過其  
來遠矣况今朝廷一視同仁罔間內外優禮以待故入于上界則以謂  
父母之邦冒夜行走盜賊亦不敢害間有下人失隊者重則移咨本國  
輕則饒他至今數百年無一人受杖者豈意州吏獲譴壞本國敬順之  
禮得本國小醜之名自此始耶此本國臣民痛憤州吏者也大人劄付  
內進獻方物欲要查驗預期三日傳報臺上此實前昔所無茲以稟遠  
東取旨然後乃行耳承慶有慙色曰劄付內無方物查驗之語此何言  
哉臣荅曰方物若干頭畜若干傳報臺上今能譯者照數查點之語何  
哉承慶荅曰言之而已豈有查照之理但本堡連建州衛異言之人黑  
夜過行豈無疑意是乃要先知也臣言挾江頑民冒耕禁地前日楊常  
曾三御史相繼禁逐破家立石為標頑民尚有不悛者我國飽聞大人  
清德決無夾江之憂承慶荅曰我在本堡誰敢越我志我有法度不須  
再言行茶禮而退初十日到遼東巡按御史出巡金州衛等處諸大人  
往謁十二日乃還十三日謁都司呈咨文如前陳說大人郭繼宗徐輔  
同坐詳問首尾語曰當會議處之是日各處呈求請物件咸稱多取  
幾下厚意各設酒食厚餉又別呈人情物件再告韓承慶打行之失十

五日又詣都司更告則掌印郭大人曰諸議以承慶爲非也然承慶奉公守法前程遠大比他不同臣答曰韓大人乃三世戡兵之後武舉才名已聞之矣近者旣杖我人又發越例文書使我入貢人預期三日開具來報凡方物頭畜欲要查點擅改朝廷舊規此則似非奉公守法之言也大人曰一時枉行之事也我今照依前例事回咨又有使湯站官遵舊制劄付也汝毋再說臣又言夾江禁耕之法前次三御史與都司前大人重治冒耕人破家伐穀立石為標以示大禁而今觀韓大人喜變成法亦未知將何如耳大人等曰安有擅改之理我等已知之云且掌印郭大人方今借住承慶之第現有相善承慶差家人二石探問咨意又送千戶金鋪通言於諸大人請圖無事且承慶新設屯鋪八九處今方築牆萬有聲息令湯站四散民聚入避賊云且掌印大人郭繼宗三大人徐輔招臣又給永請物目臣意以為求請物件受賜之日又有多那求請似為未便托以微官不能啓達不受來三月十日受回咨十六日發行二十日還越江且前年解送入處置事以越疆駕船偷砍木植罪張禮等四人俱發陝西鎮番衛朴鉞等一十人俱發大同左衛各充終身軍余亮等一十五名捉拿另問云答曰啓意知道此則遼東事也

北京之事如有所聞書啓和宗回啓曰北京之事則無所聞矣○以柳傳為議政府左贊成沈彥慶為右贊成○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暈○丙戌領議政金謹思左議政金安老右議政尹殷輔左贊成柳溥右贊成沈彥慶左參贊曹閔孫兵曹判書尹任右參贊金麟孫漢城府左尹尹熙平右尹黃琛戶曹參判潘碩樺同知中樞府事金湖兵曹參判兵潔詣賓廳啓曰童平古林投越邊居胡人等初無叛國之情今觀請居內地之言情辭懇迫似出誠願其父祖所居之地既被禁撤欲還本土則又被侵苦彼此皆礙實無所容彼雖異類亦在王者一視之中以窮來投拒之亦難若果舉妻子更來則分處南方絕島撫恤存接以安其心後日西邊倘有緩急亦可為嚮導其知道路遠近夷險部落眾寡強弱必審恐或有益於用兵也但向化散置諸邑者當初官給田科置籍該曹俾不得任意遷徙其復戶復役且有代數而官吏奉法弛廢非徒縱意出入潛通本土其代盡之裔猶冒向化之名躲避官役群行村落侵怯良民所在無察寢成巨弊不可不早為之防令該曹一一憑籍文移刷閱使各還本居嚴申憲條痛加禁戢為當又啓曰間迎茂昌體探時事非斬級之例乃捕獲抗拒之人無可議之事令該曹考前例弓矢及馬匹



等物論賞可矣傳曰皆如啓○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暈○丁亥  
御夕講侍講官金光軫曰此篇釋射字曰射者男子之事也男子以生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男子之有所為也故無事之時則預習射  
禮大而為大射之禮小而為鄉射之禮併常肄習或因此觀德侯以明  
之其為射禮不亦重乎有事之時則用之於邊圉小可以衛身大可以  
為折衝禦侮之用矣其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又云不肖者  
將焉有中又曰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蓋  
古之人莫不以此為正己之要道焉觀德之事別加留念且經筵  
時不為講論只讀口讀雖若無補於 聖學然開卷讀聖賢之書多有  
所益而非徒此也引見臣僚時政得失民間利害無不講論故 祖宗  
朝為朝晝夕之講猶以為未足又為夜對今當萬機之暇涵養氣質薰  
陶德性之事不可有所間斷也 上曰經筵官所謂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引見臣僚時政得失民間利病靡不講究之言是矣近來連有事故  
不御經筵今亦有夏享大祭以其致齋亦不得為經筵矣光軫曰近以  
不為經筵之事非徒臣以為未便館中之議及外議皆然曩在丙戌年  
間臣為翰林而見之一日三御經筵又為夜對近來經筵夜對俱不為

之深以為未便且大惑 御經筵非以為別有補於 聖學也古人云  
學有緝熙于光明一日不為學問是非緝熙之道也請加留念焉且京  
城近地松木自 祖宗朝培養固非偶然而近來見之則自前年京城  
十里間松木盡為虫所蝕至於陵寢等處松木亦皆蝕之漢城府雖今  
拾虫未能盡拾也古書云無功而食祿者多則虫食松栢之葉此非偶  
然之灾以理推之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夫松凌霜獨立固  
非尋常之木也而今盡為么麼虫所蝕此必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漸  
也近來人心不定雖自 上鎮定然為鬼為蜮伺候百端以此見之虫  
之食松乃灾變也臣以為非常之事也特進官尹熙平曰南山松木則  
虫不蝕也東大門外東小門外成均館主山及健元陵近處果多蝕矣  
前年雖叢坊內軍拾之不能盡拾安有如此多虫之時乎今年則小虫  
雖未及長而厥類多產在山下大松則不食在山上小松則盡蝕云  
上曰拾虫有司之事也以虫之蝕松為灾當矣此上下所當省念也○  
戊子忠清道觀察使尹安仁以親受 來啓曰臣在道時吳汝井所犯  
事啓聞後又有加發之事云蒸其父妾又率其妾而逃躲汝井今方在  
喪其喪乃父喪也其父之死也事甚荒唐云故推其事于則云暴死而

已別無他故也。弒逆大故不可輕易而言之。然以其行事觀之，則其父之死亦可疑也。即欲落聞而汝井在逃，不出事干之招亦然。故時未之敢爾。汝井乃是李沆之妹夫，慮其前時恃勢恣橫，故恐鄉中憎疾而發此言也。然以通父妾囚親母等事推移，則可疑矣。其逃也，率妾而去，則捕之不難矣。招問其妾，母則雖不服通奸之事，乃云率其女來其家，又還率而逃去。又有事干親見其行奸之事，云大抵亂臣賊子不可緩忽，恐於中間自經而死，則誅討之義未得行焉。聞之其妾家在尚州，其地又多族親，云必是匿于其地。故臣在道亦已移文于慶尚道，又嘗抄驍勇軍掩襲而不獲矣。自 上令各別捕獲，何如傳曰前者吳汝井之事已謂駭愕，令諭于八道而捕捉矣。又有如此駭愕之事，更論而期於必獲。慶尚監司處各別下諭可也。○憲府啓曰：義禁府堂上等以不舉其職見逆而本月初一日政以沈彥慶還除判府事，大槩一體之事而除授與減下人負同日下批有同兒戲。見者皆笑禁府雖一品衙門乏其人，則姑闕其位古亦有四知事之時矣。國家除拜不可輕易，若是事體極為未便。判府事沈彥慶請適本府聞全羅道羅州部民朴仲尹奪奸前牧使朴命孫之妾甚關風俗，故行移本道捉凶推考而羅州牧使奉嗣

宗庇護仲尹初不因禁故緩其獄終致逃躲其輕蔑法司甚矣請罷其  
 職以懲蔑法之人前例參下官登重試非居首者則加資而已無陞拜  
 參職之例頃者申直金允琛以參下登重試過數年後雖拜參職特出  
 於一時之權宜不可援此以為例也司僕寺主簿徐偉登重試只宜加  
 資豈可遽陞參職官爵至為猥濫請改正答曰沈彥慶可當於判府事  
 矣然或差下或減下果於事體未便適之可也奉嗣宗徐偉事皆如啓  
 ○兵曹啓警邊使啓曰茂昌等處三道體探軍等彼人斬首事非在討

克獲之比不可論以軍功但以朝命往探而彼人相遇能有所獲且全  
 我軍而還亦不可不賞其勞以勸後來彼人射中者江界甲士金仁亨  
 楸坡甲士羅碩弼洪淑孫梨洞甲士金賈安碧團別侍衛咸石崇等以  
 道內收場戰騎可當馬賞之其次梨洞甲士洪漢恭等七人各弓一張  
 長箭各一部斬首者江界定虜衛金暉等五人各弓一張論賞為當○  
 已丑判尹徐社啓曰臣判漢城府已以大抵決訟之官必須聰明然後  
 能一一聽理如招辭及口訴之辭皆當記憶而分辨臣自少性鈍不能  
 記憶至老愈甚朝聞夕忘如此而安能聽訟欲啓避者非一月但以為  
 任未久故未敢爾今則已過期年請迺臣職傳曰卿之為判尹果久矣

然人物多少六卿之職僅能充位嘗欲擢陞而在下之人亦乏故未能爾且決訟非獨斷之事有三堂上焉不必辭也再啓曰更啓惶悚然欲必達此意者自臣之為判尹以來郎官以誤決見罷者二人臣則獨蒙上慈而保全訟於漢城府者異於他司之訟者至爭寸地而起訟雖士大夫若不勝則不能無言况無知之人於是非間少不如意則多出陵慢之言此其意必以臣為汝當罷職者蒙上慈而猶存云爾則尤為未安且決訟或以情或以法不能無誤訟者之抱冤必待官吏適代然後可以再訟而得伸不可以一人以處也請適臣職傳曰卿之啓辭蓋亦有意而卿且年深適之可也○庚寅憲府啓曰郭世珣兵曹以全家徙邊定處啓下世珣今若入送則成叔義上來而無以對辨曲直叔義上來間姑緩入送何如傳曰如啓○日暈兩珥○辛卯傳于政院曰今日政當差出漢城府判尹而予考官案則無職次相當之人吏曹雖欲擬望不可得也其以吏曹參判許洽陞資憲為判尹又差新參判然後為政其速招吏曹郎官言之○成均館生負郭之楨等上疏曰伏聞作有利於時而貽患於無窮者不可為也事有垂於亮而杜弊於後來者可為也是以明智之君不計目前之近利而軫念禍患之萌不拘小信

之見失而思戢為弊之大者如此然後奸可塞民可保而國家安也夫  
佛之於吾道僧之於吾民猶木之有蠹禾之有蟲賊也前古人君誣惑  
祇事不收其效而輒罹其禍者炳炳青史不幸餘孽及我東土其植根  
流波非朝夕所能斷遏也恭惟 殿下以聖智之資守盈成之業崇信  
大道黜廢異教吾道之明如日月之正中然而斯民之無告緇髡其形  
服逃入窮山以逃免一時之徭役者有之則不忍雍獮痛斷而廣包容  
之量存顛連之恤博采眾議聽其就役而課其功勞以給其號牌使得  
並生於天地恩至渥也德至厚也當歛氣束貌樂趨赴功思所以賴安  
其首領矣而自赴役之後未經數朔忽懷鴟肆標印紙而自恃道丐糧  
而誘人交足於闐闐而無所威畏留宿於坊曲而無所顧忌以至衆庶  
習於見聞而恬不知恠秉國鈞持國法行呼唱於內外之臣不加糾禁  
使雉兔山林之輩渾糅於生民而無別此臣等覃慮太息者也夫京師  
者四方之極而典憲之所由施也譏察異服詰禁詭類不得並處者尚  
矣前日假人衣借人冠帖帖畏入國門者今則冠其冠服其服侈放自  
逞至於泮宮之側幢幢往來略不憚惕况於京師之外大都小邑之中  
閭里村店之居乎此於方役之時猶然况於役畢受牌之後必有慢恃

脅制者亦有顛越直情者將何以置之乎况荒裔愚氓為僧者過半今  
之赴役者百不能一二其無號牌者豈能盡去之其相冒互挽雖有懲  
法豈能盡防其奸而發塚火屋之害特小小者耳且今大項之役徒以  
防塞其潰決也夫是川水則舟而濟之旱則揭而渡之無有懷襄墊溺  
之急患若幸其小利而成其異日之弊然後還收其牌晚也鋤削摘刈  
殘也雖曰功垂於成不可中止臣等之意以為勿許號牌可也何也民  
之於上出稅而貢之荷戈而衛之致力而役之勞筋骨忍飢寒以至終  
身而不見有所謂牌者固然也彼僧之徒雖托於異類而逃其賦脫其  
役食民之粟居國之土寧獨不能出一力以役於國家乎今以數月之  
役而許號牌則 殿下保赤子之誠黜寂滅之意為如何也此臣等尤  
所扼腕而不能自己者也夫養稂莠者室嘉穀惠奸軌者賊良民今之  
所以給牌而全安之者不幾於病生民者乎然就役給牌之教已今於  
前而今復不然則或者有失信之意然失信之害小而成信之惠大如  
必給牌而後可則所謂遂非抵悔者也臣等竊聞之道路施財飯僧或  
稱內殿之賜或稱東宮之設內需之使前後相望戚里貴家從而張大  
之雲委山積盛陳水陸梵唄之聲幡幢之備愕人觀聽近來所無也又

有妖僧來自關東益唱恠幻富商大賈波蕩風靡指為生佛輦財車轂  
以求福田至使愚夫愚婦傾家資豐饋餉如恐不及傷風敗俗至於此  
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伏願 殿下先正妖僧之罪竿之九遠以豁愚  
蒙之蔽次籍群髡各有所屬以除給牌之令勿復為僧豈非今日之盛  
事乎嗚呼燬火卒能燎原消流浸成江河受牌之後益橫驕張則今此  
豈非履霜之漸乎此臣等所以興幸有之嘆致禽息之憂也故不可以  
近利而貽後患不可以小信而不杜弊於後日也進士尹衡所製也 疏奏 上  
答曰今觀上疏爾等欲扶持吾道而乃曰給牌而豈能盡防其奸乎此  
言雖曰近似朝廷多般計定非偶然也此事之教非一二日而使朝議  
為非其役垂畢而呈疏不亦晚乎其日內殿東宮饋餉之事予未詳聞  
之但飢餓之徒設使饋之要令樂事赴功而已豈為施財而然哉初無  
預於奉佛之事也必是誤聞也如妖僧惑民僧徒入京等事亦未嘗聞  
之矣然自有該官之察大抵此事出於朝廷故當以此疏示于朝廷傳  
于政院曰儒生上疏當於合坐時示于政府矣但合坐不數豈必全數  
見之只令三公見之如承文院亦可示之招政府郎官以此意言之○  
以沈彥光為吏曹判書許洽為漢城府判尹丁玉亨兼同知義禁府事



吳潔為吏曹參判權輒為兵曹參判○壬辰傳于政院曰命招政府全數仍傳曰儒生上疏欲示大臣于合坐之日矣更料之朝廷深意與儒生疏意相反若不早辨是非則無以解儒生之感故命召議之大抵儒生欲闢佛呈疏豈其非哉然此事全不干於佛事而朝議亦欲抑異類之滋蔓難圖若盡滅之則不可效魏武之盡誅沙門若盡捕之則反為大黨為國之巨害莫如役某事給彌牌則公私賤亦多還俗而無號牌者自不容於其間此非以防川為要也乃杜弊於方來使僧徒之衆自至於消散矣疏曰杜弊於方來者可為也此豈非杜弊於方來者乎且其所謂秉國鈞持國法呼唱於內外之臣不加糾檢者未知何意也況此事議定者既已經年役又垂畢然後呈疏亦未知其可也是不亦已晚乎廷議之深意雖不能一一枚舉必有深意矣疏曰為僧者過半其無彌牌者豈能盡去之相冒互挽豈能盡防其奸乎此言雖曰近似如是則僧徒復滋將為國患儒者欲抑異類而反致滋蔓難圖未可知也今此之役設或中而失信則後日雖有某令反不信之且過半給牌過半不給則虛勞致怨者不幾多乎莫若初不為此事也如妖僧惑民僧徒入京之事自有察處然標印丐報則只以其方役故然也役畢之後則

依舊例禁戢不言可知內殿東宮饋食僧徒之事初未詳知假使饋之  
初非事佛之事饋赴役飢餓之徒衆要令樂事赴功無甚大害所謂施  
財無理矣必是誤聞大抵此事朝廷若不明辨是非則非特後世青史  
難辨是非也當今人心不定是非不明故示此疏耳○郭之楨等復上  
疏曰目擊釋徒之橫恣深懼為害之漸略陳萬一伏冀昭日月之明回  
乾剛之斷廓從大義以副愚戇之懇伏承綸音益切憫矜痛悞之懷敢  
瀆再達臣等伏知朝議已定伏聞役功垂成伏念獻疏太晚然臣等之  
意以為朝議之初本欲浸去釋徒今日之害固不豫也役功之始但知  
防塞不知其害兆於垂成之時也而以為朝議已定役功垂成之時坐  
視其害之滋而不以上達則此害將何時而止乎此臣等不忍默默而  
伏恨其太晚者滋深於 殿下之教也 殿下以為朝議已定役功垂  
成而不察臣等之言終至於患成然後思欲收之而不得則必益悔其  
晚矣彼僧徒亦吾民也何有不可使之理而 殿下固冒其害必欲許  
鋪牌臣等莫審其然也軍丁水卒罹凍飢苦功役於輦轂之下者非一  
日而不聞有施恩恤獨於釋徒特優饋餉使之樂事赴功臣等未知此  
亦出於朝議而然耶設使饋餉之舉使之樂事赴功而蚩蚩小民豈知

聖意不在於事佛乎况內殿東宮之賜雖曰誤聞而貴戚之家黎庶之微憑藉喧豗鼓動響風者豈盡誤也臣等又聞前幸朴淵也邪僧獻果受而不却香封燭柄出於行在宰相不得聞臺諫不得知而緇徒相慶幻惑愚民以為佛道之興已兆於此則臣等今日所聞何獨誤也且關東妖僧當速斬大刑役僧橫恣亦駭視聽則糾檢之司不申禁令如周聞知此臣等尤所悶鬱者也臣等來伏闕下以陳給牌之害今至再矣彼役僧來往坊曲者必窺覘 殿下允否臣等之言以占 殿下之意今不快斷明示 聖志則不唯臣等有所抑鬱而彼徒橫恣之害如水火之益深熟矣不知 殿下將何以措之哉伏願 殿下亟正妖僧之罪以祛民惑特除給牌之令以杜後弊則國家幸甚吾道幸甚疏入上答曰蒲毘事朝廷初有深意而議定矣昨日之疏已示于朝廷今疏亦當示之耳其曰前幸朴淵邪僧獻果受而不却且給香燭云至為駭愕幸松都之時凡人道傍獻物連絡不絕予意甚以為擾亂故令禁止而毋得有獻然後幸于朴淵則非徒僧人不得有獻也俗人亦不得獻也其前沿路獻物之人則政院皆錄其人而賞物有差何有如此之事乎必是邪僧惑人之事也予不之知也道傍凡人進獻之時恐或僧人

變名變服而冒進則亦未可知也仍傳于政院曰觀此疏則其曰幸朴  
淵之時邪僧獻果受而不却給之香燭云松京之幸道傍進獻之人連  
絡不已予以為擾亂自拜陵之後今勿獻而雖獻不受矣當其受獻之  
時隨其所獻政院籍其人之姓名而給其賞未有僧人之來獻者矣况  
朴淵之幸則既令禁獻之後也非徒僧也九人之所獻皆不之受此非  
黯黯之事政院皆所明知故不辨明之但此事非儒生等所親見聞乃  
邪僧誇美惑人之事政院知之而并言于大臣可也○金謹思等議啓  
曰觀儒生所論其欲扶吾道排異教之意則美矣但役僧給牌之舉非  
出於崇奉其道近來僧徒日繁在所難禁若欲盡滅則魏武之盡誅沙  
門不可效法若欲禁抑則又無標限可以施法以之積年大寺巨刹舉  
為無賴逋逃之藪掘塚火屋劫里殺人安知其勢不至肅聚乎他日之  
患有不可言故朝廷熟畫深慮以為此舉者乃所以抑損其徒潛消其  
患以杜將來之巨弊也儒生必不得詳知朝廷深意徒疑給牌之事似  
近於全安其徒而然也然其給牌之策出於權宜適變中外憂國遠識  
之士莫不以為便當未聞有一異議其於是非不待辨論而儒生亦當  
自知之且妖僧幻惑之事臣等所未聞若果有之其禁絕自有該官僧

徒出入闕闈亦有國憲役畢之後自當禁戰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兼司僕趙千孫獲猪而來獻其令賜酒而使弓房給三鄉箭竹四十箇所獻之猪則令司饗院處之可也且趙千孫獲猪而來當初以惡獸興行故欲除其害而給軍矣然惡獸無定處又無期限不可常常給軍此古所無之事而為除惡獸而設之若惡獸興行則尋其蹤跡所歸知其在此處而來告然後給軍并獵何如不然而使常率軍而行不其有弊乎以此問于兵曹兵曹回啓曰當初為捕獲惡獸以軍卒給趙千孫矣曩時有左右網牌獲鮮物以獻今皆廢之以此不去趙千孫所率之軍而使之獲鮮物以獻兼捕惡獸且然以率軍上豈能無弊上教允當傳曰此後知有惡獸然後使軍士往尋而驅逐之勿復給軍○癸巳郭之楨等又上疏曰國有弊端害將浸淫則人無貴賤而皆可得言豈以出位為嫌而不盡所懷哉臣等伏闕下待命已至于再以書生所言例皆遠而不察悽悽之衷不勝失望臣等固知役僧給牌出於朝廷不得已之深意而忘其在驚三瀆天聽豈無所見臣等伏聞易曰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今日豈非吾道將衰釋徒將熾之一大幾乎夫朝廷初意以緇徒日繁勢至難制慮有肅聚劫掠之害故募僧就役

而明其土著詳其祖系付於官牒然後赴於役所計其功力然後給彌  
牌給彌牌然後許其為僧而其無號牌者律以盜賊則公私賤各歸其  
屬而僧徒侵削釋徒自此衰矣而 殿下必信是策憂國遠識之士必  
便是策而如臣等亦以為然矣及今觀之然後知是策乃所以張釋徒  
之幾也何也緇徒本無住著籍于東者居于南徧於西者在於北土著  
祖系之明且詳者一州之內不過一二三而止雖今逐其鄉住考籍錄  
送而各因所在冒貫他州虛填父祖千百弄奸而來則公私賤之分蓋  
亦難矣况今一役得牌以睹一生之安故民之苦於賦役者爭削其頭  
全集役所而都廳之官不考官牒盡驅於役苟辦其事而已一大項之  
役僧之受牌者已不啻千百而又將起役於安行梁則舉國之僧無不  
受牌者矣何以禁僧之為患然則朝廷深意果安在哉且僧之奸猾窮  
兇恣行於前日者得此彌牌則其能改心易慮以革其劫掠無賴之惡  
其此必無之理也 殿下以為法不輕改信不可失留難至此欲守  
苟且之法區區之信以慮後日之不率其為法為信不亦戾乎妖僧之  
罪所當斷自 聖意速正典刑以解民惑而推之察處不下俞音此臣  
等之尤所悶鬱者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傳曰爾等非一二也豈無計

慮而呈疏中然孰廷亦非一二豈不反覆計慮而前後一議乎大項之  
事已為騷擾未知再舉安行梁之役乎姑從廷議以觀其終可也爾等  
之意朝廷已知之朝知廷之意爾等亦已詳知無加辨論矣但妖僧幻惑  
雖非比事有如此之事則所當痛治予豈不知下傳旨推之乎此僧身  
既不得名又不顯時未知其僧故不得下傳旨而予意與廷議皆以為自  
有該官察之猶可以痛治也○報漏閣都提調金安啓曰懸之於鍾樓上  
者擊之以為人定鍾罷漏曉使遠近之人知時而行止也下者鍾樓之鍾  
聲亦有不及聞處若於興仁崇禮兩門各懸一鐘而擊之則聲無不  
到處矣此古所未及創制者也今若新鑄而懸之則有弊矣貞陵圓覺  
兩廢寺皆在都舊鍾尚廢不用請以此兩鍾一懸于興仁門一懸于崇  
禮門自景福宮報漏傳擊而至于崇禮門自昌慶宮新設報漏傳擊而  
至于興仁門何如且自擊匠朴世龍於諸匠中最高為精巧如此之人必  
常留于漏閣而仍加修補然後常自堅完若以為畢造而不復修輯則  
以而有訛請以世龍恒屬于新設之閣而常使補輯此人乃私賤也以  
掌隸院屬公奴婢償之而永屬于報閣漏何如傳曰啓意至當其皆依  
啓○郭之楨等又上疏曰臣等伏覩 殿下痛治妖僧之旨不勝欣抃

之至長安寺僧一書之名都下所共知何待執提然後現名於松都獻

果之僧靈悟在觀音窟誅稱聖恩誇耀緇徒其邪極矣伏願陛下並

治此僧明示典刑以解民惑疏入上即以此疏下于政院曰僧名已

露所當推治以此言于儒生等上又有草傳旨而下之曰長安寺住

僧一善出入都下幻惑愚民辭緣觀音窟住僧靈悟前幸朴淵之時虛

稱獻果誇耀緇徒辭緣推考事下義禁府仍傳曰妖僧之事若未顯著

則法司可以推之此則已著其令詔獄推之可也○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日暈○甲午御軒講上曰觀儒生上疏其意似不遠矣設此犬項之

役允民之避役者利於受牌有新有削髮為僧之理疏中有此意故云今此之

事已為擾亂安行梁之役則似不可為也初以僧徒日滋不可不禁而

又無標限可以施禁故不得已為此權宜之舉而試之矣然以犬項之

事觀之今雖不可中沮而後日安行梁則不可為也領事金謹思曰儒

生之言當矣然不知國家之意而然也彼徒太繁禁斷之事無以為計

試此不得已之舉爾聞犬項之事功役今已臨畢云初臣等議之之意

則非為犬項乃為安行梁而試之於此爾臣意欲與戶曹同議安行梁

之事司諫蘇逢曰僧徒之事近來聞之外方僧人來赴此役者路逢女



人強欲相奸有一士人見而嗜之僧徒反歐打士人士人乃告于其地  
之官方推辨治云大抵僧徒擾亂太甚故臣等已欲啓之而朝議已定  
故不敢啓之耳儒生上疏其意豈不美哉今此犬項之事已自陳疏  
論列如此則後於安行梁之役亦安肯默默而已乎 上曰儒生之事  
甚是犬項之役擾亂之弊至於此極若作安行之役則赴役者尤多而  
紛擾騷動之弊必甚於犬項矣以是安行梁則予意似不可為也謹思  
曰既令之而中止不可也若掘之而得成則萬世之利也臣意以為當  
使赴功而觀其勢不可成就然後已之何如 上曰犬項之事不可已  
也安行梁則不可為也持平趙士秀曰掘之則果可為國家長久之利  
矣然以犬項事觀之弊已若此又舉安行之役則弊益甚矣臣近又聞  
之僧徒無所忌憚縱恣而行東大門近處閭閻尤受其弊不能堪支矣  
以如此之事觀之其弊滋蔓害將不少古人云釋老之害甚於洪水猛  
獸若至於滋蔓則非徒有妨於吾道而已亦恐國家終不能制之也然  
今此犬項給牌事已不可中止矣安行梁則不可為也特進官潘碩碑  
曰臣曾經忠清全羅兩道觀察便雖不親歷其地謂安行梁也地屬忠清  
而全羅道租稅漕運路聞之則詳其處水勢自高落下故船之踰越多見破敗然掘浦之勢

似難矣前者其傍近水淺礙船處亦有之使之掘去則沙土自上流下旋掘旋塞不勝其掘矣安行梁則水勢尤廣而功力尤倍雖盡力掘去而終無其效則臣意以為不可也臣壬辰年按全羅道其時道中八邑全失農臣於初秋使先計道內田稅之數則減於舊額則幾二萬餘石於是更令於各浦曰不可以稅額之減減其船數所載雖少當分載於衆船使之輕行可也於是舊時能容一千石之船則載八百石能容八百石之船則載六百石如此適減故其年得無敗而輸來矣大抵漕運輕載則雖過安行梁亦可無事而運也蘇逢曰龍仁縣令鄭梅臣既以不孝不弟罷之然其旌表猶在請并撤毀此人非唯不孝不弟而已前者以孝子旌門其田之在鄉者皆許復戶則其田數少不過二三石之地故以之鄉人之田詐為己田而并復焉以媚悅其鄉人安有如此不直哉 上曰鄭梅臣之事當其初旌之時必是本邑申於觀察使觀察使又申於該司然後立之此當言於該曹也士秀曰近來稀 稀經筵人君深居九重必屢接左右之人以為耳目然後知朝廷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古之人君有曰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敬其百工又曰甲夜視事乙夜觀書皆言所以勤於事之意也凡 御經筵豈

但欲聞口讀之講乎固欲仍以接待士大夫而且不寧於宴安之意也  
上曰頃者經筵官亦以稀御為言故予以稀御之故諭于政院矣非故  
欲不御也適有事故而然矣若數御經筵則接賢士大夫而於治道亦  
有益矣○禮曹放曰文武科具榮宴去乙未年以有齊陵行幸故不得  
行焉今春亦宜行之而以文武科別試重試之故迄未之行請於今四  
月二十八日行之何如○日暈兩珥○乙未 御文講○丙申 御文  
講侍講官金光軫曰國家議使僧徒防塞大項而仍以給彌牌受牌之  
外一切禁斷其意深矣但市中之人爭相飯僧與崇奉佛教之時無異  
事多駭愕為害至甚愚民之感則已矣至如宗室之人獸物飯僧如恐  
不及臣恐崇佛之端從此復興也儒生以此為大關故陳疏其意至嘉  
幻惑愚民之事自 上不知則已矣既審其狀而詔獄推之其後聞監  
役官之一言而即令放逐此非但儒生望缺彼妖僧之徒亦必以為佛  
道之興在此矣若因此恣行無忌則其害豈少哉 上曰朝廷之議役  
僧給牌者欲使無彌牌者自返於俗也此出於不得已之事也近見儒  
生上疏其言果是禁府堂上亦入于此一善若推之則不得已先推事  
干而無人可指為事干故予意以為若問於監役官則官負必無欺罔

之理是以招而問之則云日日摘奸無有關役之時欲刑訊此僧則無  
事證而直推終難置處故不得已放送矣特進官蘇世讓曰自 上不  
尚佛道人孰不知然而當今僧徒寔繁乃甚於崇佛之時且僧徒或掘  
人塚或焚人家其為害多故朝廷共議以為若一朝迫令禁絕則恐有  
大禍故不得已驅之於重役而給牌使之替消前者京城內僧人全  
不得出入今犬項之役出入無忌其幻惑之事未可知知施財飯僧則  
甚為紛擾云一善之出入都下亦未可知雖在於役處以好詆之說自  
以為高而群僧傳播儒生因以聞之指為幻惑愚民若論以幻惑則乃  
一罪也果不可不先問事于市中監考色掌及統中僧人必不告之以  
實但見其容兒則似平殘劣被推詔獄宜乎驚恐失措而見其刑杖嚴  
威略不動容此足以惑人矣因儒生上疏即 命捉囚旋即放送臣恐  
愚民無知藉以為此僧所為是也故自 上命放云則非徒儒生失望  
物論以為未便且其信奉非但富商大賈雖貧者亦莫不傾財破產而  
事之其弊豈偶然哉臣意以為當刑訊取服 上曰刑推得情當矣然大  
罪則不得已先推事干而無事干則終難置處故放送矣當初朝議  
欲令僧徒潛消而弊至於此後日之役當更商量也今此一善必欲

推之無乃自法司所推之事耶蓋法司則以聞見推之故有依據可以  
得情詔獄則但以承傳刑訊窮推其於傳旨外不可問也推之無據故  
不得已放送矣○臺諫啓曰一善之罪至為關重今聞勿推於送案論  
驚駭若不究治則非徒愚民之惑小解僧徒亦必藉口滋蔓益甚請速  
窮推定罪答曰此僧之事無事干不可推治令禁府推之則其招云足  
不到都下無幻惑顯迹大抵大罪則先推事干然後刑訊其人取服照  
律今只訊其人而殞命則終難處置故欲推可疑事干而禁府堂上云  
勢難推事干予意以謂都廳監役不如下人之類也當以所見啓之令  
政院招問之則日日摘奸無闕役云知其無據而推之終難處置故放  
之臺諫再啓傳曰令法司推之○丁酉有二庶至崇禮門外地邊近處  
人私奴姜石金大等掘一口來獻傳曰以鹿下于司饗院饋其人酒令  
濟用監給縣布○義禁府以僧靈悟捉來單字入啓傳曰此僧之事至  
為過甚須及今日坐起推問○憲府全數啓曰僧人等赴役給牌之事  
朝議不得已也至於一善之事儒生上疏而自上命下詔獄旋以不  
系之證遽為放送未便故臣等以城上所啓之一善所供宰相師禮云  
者亦惑衆之一端也以此究竟自有其罪推于禁府未竟遽命放送

今因所啟遂下本府事體未安臣等至為惶恐罪當推究則禁府自可  
為之豈必更移本府然後乃得其情哉尤為未安請還下禁府畢推定  
罪昨日城上所持平趙士秀不議于同僚請奉傳旨今朝又不議同僚遽奉  
傳旨以失臺諫之體請帝之政院居喉舌之地凡出納之際所當詳慎  
近來自尊成習所啟之辭或踈漏或舛錯書啟而慢忽不察至為非  
矣昨日城上所所啟亦致如是而趙士秀不請推色承旨亦為失體色  
承旨并推考且政院出納不可留滯近者承旨等自便為習皆入卧房  
內而凡出納之言使注書通告各房然後出納故事多遲滯深密重地  
豈可成此弊風都承旨請奉傳旨推考答曰妖僧幻惑愚民則法司所  
當推之然非但一善也亦有靈悟詐稱獻果之事是則有干於上當詔  
獄推之而兩僧之事各奉傳旨未便故同奉傳旨於詔獄也兩司城上所  
來啟此事予亦以此意答之城上所更啟曰法司若推之則當奉傳旨故今  
奉傳旨於憲府也一事而或禁府推之或憲府推之互相奉傳旨事體似異  
然前後傳旨加減有異雖更奉傳旨於禁府似無妨也依所啟可也承旨  
則行公推考持平則適之可也○太白書見○戊戌傳于政院曰僧一  
善捉來與否問于禁府以啟回啟曰禁府啟云去初十日拿來還放之

後歸犬項役處現于監役官其夜率同幕僧逃去云以此未得捉來且  
一善常自稱居山無一定住者處八道及開城府移文廣行捕捉何如  
傳曰依啓○日暈○已交傳于政院曰今觀禁府公事靈悟欲獻果而  
內官以為僧人不可進上止之而乃止云然則靈悟誠心欲獻果而內  
官止之故不獻原其初心則乃欲進上也以此見之則不可為詐稱也  
若以詐稱之罪推之則乃一罪也以僧人而欲進上及不得進而誇耀  
緇徒等事定罪乎遣史官議于三公○領議政金謹思議今觀靈悟及  
徐後甲招辭則靈悟欲獻果之事實矣因後甲之言不得以進而乃反  
以虛事誇耀同類傳播於人必有其情刑訊取服後科罪自 上酌論  
左右相議同傳曰知道○太白晝見○庚子以任弼亨為司憲府持平  
○太白晝見○辛丑 御夕講○京畿砥平縣兩雹未殺不損○日暈  
○壬寅 御尊講侍講官金平軫曰昔漢晁錯言於文帝曰器械不利  
則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則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  
也是故凡臨戰擇將為先近來國家昇平氏不知兵器械不利軍卒不  
多將亦無其人勝有危急之事則能折衝千里之外者臣未知其誰也  
領事尹啟輔曰咸鏡道城底野人為國藩籬邊將若撫御乖方則不無

變故前者城底野人自相婚嫁而今聞之則與深處野人為婚者頗多  
 云是必邊將撫御失宜而然也邊將不可不擇送近來胡人祿價隨時  
 豐凶而計給之彼人則唯知昔時所給多於今時所給而歲之豐凶不  
 會計焉以此怒其價少衆共怨之去冬來館時禮曹佐郎李敬長持祿  
 價繇布而到館則彼人等裝憤痛哭不得已打通事而示威然後乃受  
 而退彼人等自以為賴我國而資生故為國藩籬如有深處胡人欲有  
 事於我國則必先來告彼迷惑野人不知米價隨歲低昂故謂其祿價  
 如一矣若定其匹數而給之則必無裝怒之事矣 上曰大抵凡事該  
 曹當處之銓曹亦欲擇將差送而近來人物乏少擇將至難雖武班堂  
 上可為衛將者亦少况可為邊將者乎然不可不擇差也○癸卯義禁  
 府啟曰僧靈悟已承服徐後甲刑推事何以為之傳曰靈悟已承服則  
 徐後甲放送可也○政院啟曰吳汝井今已拿來其率逃兒奴同上及  
 妾石乙之即所謂父妾指揮之奴莫同等皆捉來且前者汝井若來則三省  
 交坐推鞫事傳教矣但委官誰當徃參乎傳曰領議政金謹思徃鞫可  
 也○日暈○乙巳奉旨柳世麟回自禁府啟曰石乙之今將刑訊而自  
 服吳汝井亦昨已承服何以為之傳曰汝井天地所不容豈可頃刻留



之乎宜及日未昏而照律使都下之人皆得見之可也○傳于委官等  
曰吳汝井之罪天地所不容自當定其罪矣但近者子殺其父奴殺其  
主綱常大罪相繼不殄此予德化未洽之故也汝井非如迷劣下人以朝官  
粗識事理而敢犯如此大罪是非亂逆之例雖當決罪於門外然其罪  
至重使中外之人莫不洞知國典而又令百官序立似當欲收三公之議  
則似緩而禁府亦有臺諫及大臣其議以啓委官啓曰汝井之所為人倫  
之中安有如此之事哉使百官序立宜矣第考前例如此極惡之人則必  
棄之於市而使都中人皆知之頃者有李連壽者之父刑于都門之外  
矣然以其時國有大喪故然矣傳曰刑于軍器寺之前而宜使百官序  
立諫諭各司○柳世麟啓曰石乙之之罪以大明律見之則當斬而於  
律學解頤則云妾有子而奸其夫之子則斬無子而奸則減一等故石  
乙之則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之傳曰啓意知道世麟以禁府意啓曰  
如此之人例降所居邑號破家儲宅妻子為奴矣且傳示四方梟首等  
事何以為之傳曰所居邑號降之當矣但黃澗居之邑本是縣監乎必  
降黜如破家等事皆依律可也且石乙之則得生足矣毋待十日而今  
日決杖可也凡決杖必滿受刑後史臣曰汝井黃澗縣人也宰相李沆

妹夫故藉其勢為奉事殘忍刻害居官污濁蒸其父妾事將不掩恐父  
圖已先弒之率妾以逃變衣服販魚於慶尚道為捕盜官所擒伏誅○  
丙午 上御慶會樓親試文官從二品以下製以滕王閣七言排律二  
十韻鄭士龍居首趙仁奎尹溪次之鄭士龍則命加趙仁奎熟馬尹溪  
兒馬賜給○諫院啓曰石乙之之罪已依律文雖定以流三千里而國  
典女無全家徒邊之事故并贖其流然此人情犯異他罪大惡極天地  
所不容不可不拘律而苟存請亟 命終以一罪以快衆憤昨欲啓之  
因日暮未及故今始來啓答曰石乙之之罪委官等依律文論斷律文  
云父妾無子論以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女人之故亦贖其流者似輕予心亦  
未快欲更議而予意以為雖極疾惡以律外斷死刑不可開端予雖欲  
如是朝廷亦必不從故不之議耳常時凡有罪者受刑後滿十日然後  
決杖例事而此則罪大惡極豈待十日而即請獄中乎故即命決杖矣  
徒計情犯之甚而以律外論一罪豈無後弊哉况依委官等照啓已決  
罪而追論一罪尤似未穩也不允再啓亦不允○丁未諫院啓曰石乙  
之之罪 上教以為不可以律外罪之臣等反覆計之石乙之於其夫  
暴死時用燒酒及白華酒已現其招其與聞乎故斷無疑矣殺父之子

既置極刑殺父之女尚虧重典其於王法大相乖違物情不勝憤鬱請  
勿留難以快衆憤答曰石乙之之罪予亦重其情犯而委官兩司據律  
照啓故致然矣今諫院亦以為重而累啓之此大事也當與政府禁府  
兩司等同議闕庭以備忘記下于大臣等石乙之之罪情犯甚重孰  
不痛憤哉然正律既然而減之則臺諫必當論請依律定罪也委官推  
官臺諫等據律照啓已定其罪而徒計情犯之甚追論律外斷以一罪  
不無後弊必有必議故不久也又觀落辭石乙之於其父死時用燒酒  
及白華酒與聞乎故斷無疑多若好事在夫生時則果疑同謀窮極推  
考明正其罪可也夫死後犯好事則雖身燒酒而未著同謀故委官必  
不推此事也有正律而追論一罪似無據不小之事故政府推官參鞠  
臺諫並議也金謹思等議於律外斷罪 上意以為重難欲廣議審  
處誠欽恤之盛意但以妾通夫之子於元律斬辨疑乃有有子無子之  
別臣等意竊謂中朝之俗貧良家女箕箒於家者例稱僕妾若其無子  
者則雖同稱為妾而或非其真御者故以有子別之矣我國則異於是  
今雖云父妾若其曾通而棄之或經宿娼流非有正名者則斷以辨疑  
庶或可也如石乙之則真璆正名為妾率畜於家非一二年非徒一家

所共尊待其隣里親戚無不知之汝井豈不以庶母呼之石乙之豈不以夫之子常視之乎律文云有子稱爲庶母則若此嘗稱庶母者豈可以無子而降其罪乎律文奸妻母者本非一罪而我國則例有恩於贅家故不用元律比雇工奸家長之文斷以一罪此國俗有異者不可拘律強同之驗也况士婦失行元非死律別議極法者樹立大防不得不爾也石乙之之罪雖愚童稚婦莫不驚竦唾罵皆以爲天地所不容及按律輕斷莫不扼腕痛憤以爲恠雖罪入惡極亦可以脫免末世淫穢有此淆亂天倫之變豈可不亟置大法以懲後來乎况有元律不可拘於辨疑謂之律外也當初議律時元律與辨疑俱付標論啓以稟者鞠臣之意皆欲依元律故也答曰石乙之之罪依議可也但鞠官當初議律時元律與辨疑俱付標論啓以稟者鞠臣之意皆欲依元律故也此言甚爲未便鞠臣之意皆欲依元律則當以律文二冊付標而取稟曰元律則如是辨疑則如是用何律乎先取稟而或予答以當用某條也歸一然終定照可也此則付標於冊不來啓曰元律雖重而辨疑如是故依辨疑照啓云故依元而下則無一言而決其罪諫院論啓時亦無一言辨疑而至於廣議之時乃曰其取稟者欲依元律也此未知其可

也予意初亦以為未快欲議而未果者委官等亦豈偶然商度辨論  
照啟乎故以為已定依律而追論事體似異昨日咨諫院之教然  
矣今以此言觀之似試予意之當用何律也而有言論然後欲依元  
律非徒一時之失也朝廷之事如是則何事為是乎自有公論矣他人若聞  
則必以為鞠官欲依元律而自予依辨疑也前後似異事體未便也余謹  
思等待罪而退○戊申警邊使沈彥光還自關西上引見彥光曰閭延  
茂昌等地近來以不體探故別抄軍士三四名而分三道一向閭延一  
向盧芮一向茂昌探茂昌之人不及茂昌三十里逢虜人或捕斬或見  
逸探閭延之人亦於中道逢虜彼人先射我軍我軍共射獲一人而斬  
之虜本八人而其七人皆溺水而死彼人等聞我國聲息家資雜物已  
載船而渡者弱亦先逃越邊江水上流間多有喧噪之聲而值天陰雨  
我國人畏而不敢細探經還云我國之地雖或閑棄若數數往探則必  
不敢放恣來居矣大抵邊方形止往窺之則其地土兵則有善射之人且  
有軍裝敵來猶可禦矣若南官軍士之赴防者皆以赤手而往如弓矢  
皆不持之其本官起送之時以為尋常而不之察其鎖將亦利於微價  
而不之咎其弊已積曩在丙子年間受教凡發送軍卒之官若不點檢

軍裝而送者二度則推考三度則罷黜其守令色吏則全家徙邊當身則充軍云其後因循不之舉行請申明此教使之各別舉行萬一有不虞之變則所可恃者只有土兵而土兵亦不多恐不能防禦也至於理山防備之事最緊而土兵則最少其見在者亦皆不能射屋民亦少國家不可不預慮而措置也大抵江邊各官舉皆如一臣在道時將十三餘條啓聞陳弊矣其中山稅之事乃民所即山取利而如蜂蜜入鑿五味子等丸產於山者無不征之家家戶戶逐一徵斂皆假托國貢而為之如不及時鞭撻已隨又有一物之不納者徵以牛頭民豈得聊生哉國貢則既不可除之至如因緣作弊之事甚多此則可以祛之矣以此觀之內地居民則便甚矣江邊之民則徵斂既煩而身役又重夜不能安寢撫恤之方所宜各別措置也且其地軍士有能射之人又有盡力於防戍之事者矣若滿浦則防禦最緊而浦居定虜衛有金末順者凡事無不盡力如探詞之事亦皆極力自效雖小事若委授而送則皆能用力如此之輩前者亦有特除兼司僕豈徒此人哉如此效力之人往往有之宜令待闕填差以示國家勸獎之方 上曰邊將雖欲為之輩若不遵奉則何能為哉下人亦自用力然後可以有為如有用力之

人則宜加勸獎矣彥光曰江界上土本來防禦最緊之地如椒坡梨洞等處則胡人所自出來之地防禦甚緊而其地不少土田加以前年失農故如體探時軍糧皆給公債以資糴矣臣與節度使同議裝隨營牌三十名而使入居其處開墾可耕之地以食之以固邊鄙之事又曰江邊之民生之最艱役之最甚故逃散殆盡一人之逃毒及一族一族又逃則又及其一族之族以此民多逃散臣往察之則節度使營衛吏幾六百餘人觀察使營衛吏四百矣若軍籍之時則當分屬于軍役矣今既軍籍之後故以營衛吏為役歇樂為之屬以此其數滋多若以此衛吏充之于逃亡絕戶之數則可矣且城外正兵亦分而充之何如○傳于政院曰今日警邊使所啓金末順令該管差兼司僕使之有所勸獎○已酉太白晝見○庚戌傳于政院曰今見兵曹公事警邊使書狀則童平古等誠願內向請令其族類同居一處無使分離兵曹以為合居一處則亦無弊端也此言如是然若分其族類而異處必有怨望使勿分離而同居一處事招政府郎官議于大臣以啓○金謹思議今來彼人所時吟族類等厥數二十餘名一處入送則必有弊端故當初議得時南方絕島各官分置時各其妻子息同生親切族屬等團聚毋使相離各別一處一送則新

接相資必無怨嘆之虞尹殷輔議所時各等國家隨其誠願許處內地須一處入送庶可疾病有無相保以生今若分處則非徒失望考其族類則率多童稚弱女只有三四壯丁內地入處後已為編氓歲月積久則安居樂業無復舊土之念雖一邑之內多置其類似無後弊傳曰領相議欲以其親切族同送于一處餘皆分別各送云若明別親疎則可矣者不明別而使之各居則不無冤悶故依右相之議爾○日暈○辛亥吏曹啓曰碧潼郡守申抱以警邊使書狀罷黜矣本曹泛令監司推考審其任而已今者更見其書狀則求免其罪警邊使所率人處公然行賂事干贓污云警邊使意乃欲或遣敬差官或於上來後推考之事此書狀還入傳曰申抱因渭原官今若拿來推考則不得已並推其事不干不無其弊且平安道甫經警邊使若遣敬差官則亦甚有弊令其道都事並推其事于事論于監司○日暈○壬子憲府啓曰正言尹沉不合言官請適傳曰如啓○以金麟孫為議政府右叅贊徐社為工曹判書尚震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成倫為司諫院大司諫蔡無擇為弘文館副提學○夜乾方有氣如火○癸丑 上御慶會樓下觀武臣射 上以兩後清景七言律詩賞花釣魚五言律詩今入侍儒臣製進○傳于



全謹思曰常時教閱時只用五行陣法而已故武士等五陣之外皆不  
詳究如長蛇鶴翼魚鱗鳥雲偃月却月等陣知者鮮矣卿與曹閔孫尹  
任等同進榻前今此入射武臣一呼名講論可也前者高荆山爲兵  
曹判書時亦嘗講之此古例也金謹思啓曰上教允當但知之者甚  
少今雖講之必無能解者姑使講習來初二日親閱時講問何如傳曰  
常時親閱時必多事未暇講問大抵陣書武人所當常習今郎講問能  
者進之不能者退之無妨矣又傳曰陣書精通豈無其人射官若有精  
通者使得參聽精通者如不入侍而在外則一二人招入可也尹任曰  
射官中如尹熙平黃琛金瑚等粗習之矣於是命尹熙平等使之參  
問許淳入熙平問曰常時陣形幾何淳對曰方圓曲直銳五陣矣又問  
曰五陣之外亦有陣耶對曰長蛇鶴翼魚鱗鳥雲偃月却月等陣有之  
矣然則所謂偃月者何以爲之對曰外向而陣爲偃月也所謂魚鱗陣  
者何也對曰承縫而次如魚鱗也鶴翼云者如何對曰陣形橫裂如鶴  
張翼者也長蛇者何也對曰縱列之狀如長蛇云而不能分明言之金  
謹思問曰此等陣遇敵則皆可用乎對曰因地形而爲之亦不快答金  
謹思曰許淳僅能粗通矣張彥良李文誠李參南致勤略通李光執元

松壽李弟男朴自芳崔隣粗通最後黃怡八對講說分明故為通其餘  
皆不通傳曰成陣時可不出游軍出戰時亦不當出游軍何也內圓陣  
則外亦圓陣可也而必內圓而外方者何也常時為陳內四門外八門  
亦何也并問之李嗣權朴鐵壽李龜琛柳成根等皆不能對又傳曰陣  
書雖當宜問然皆著于冊矣其他方略之事并宜問之若行軍而不意  
卒遇敵兵則以何方略而措置得宜耶李場對曰當遠斥埃待報變而  
措之可也問曰無報變之暇賊兵卒發彼衆我寡勢不可相敵則何以  
為之對曰不得已以言語和解而措置可也雖言之而不聽則何以為  
之對曰若不勝則不得已走出可也試官皆哂之二賜年難講訖傳于政  
院曰今日觀射時有鷄鳴聲聞於御座前日軍截洞行幸時有一民進  
上使內官置諸後苑以觀射排設之故移置于雜內而聲聞于外下人  
聞之慮以為予為玩而畜之也欲使知之故言之耳其內官已令推考  
鷄亦放之矣○以朴忠元為司諫院正言○甲寅 上御慶會樓下觀  
武臣射 上以未央細柳七言律詩太液紅蓮五言律詩令入侍儒臣  
製進○傳于政院曰堂上官居首李夢麟堂下官居首金澱等給加其  
餘給馬有差○戌時驟雨大雷電雨雹交下大如小豆是日京城內二

人震死

五月乙卯朔分遣御史于八道只摘奸題名各官各浦并摘奸其分配人仍傳于政院曰各官守令冬則收斂國穀之時故慮其御史之或至而預備之雖摘奸得情為難夏則必不為意於此摘奸則庶得貪廉之狀故有是命耳○憲府啓曰親觀射居首者給加雖有前例通計畫數夢麟居第四而其賞格反出於第二之上事體顛倒大抵宰相之資不可以弓馬小技每次給加請速改正且其下有分數者並命論賞亦為猥濫請收成命諫院啓曰李夢麟前以諂事權奸為公論所不容其得齒朝列足矣雖有弓矢小技既以此陞通政又以此參嘉善物情已為憤鬱今亦以此陞嘉善官爵猥濫物情愈鬱不可以小技累次濫授請速收成命肅川府使許淳人物妄恃前為守令時到處作弊民不堪苦不可差遣請速遞傳曰堂上堂下分射而各計其畫者堂上年老堂下方習熟若並射而同計其畫則年老之人必無優等之理故所以分射之者欲令爭先用力也故先諭之曰居首者賞加之次者熟馬又之次者兒馬此非先知某人居首而為之之事也前日文臣庭試亦以此為賞故也予亦非不知夢麟之有物論而嘉義非改品之資今以其

人之故而還收則非但失信於下亦於事體似異不可改也且觀射畢  
 後射官等分左右邊使射方革二巡則兩邊畫數相等兩日已暮勢不  
 可更射而弓子箭竹非是重物常時之射亦或膏之故所以均賜之不  
 可改也肅川以曠而可為牧府使者甚多故許淳以堂上差除不允○  
 以鄭士龍為漢城府右尹○日暈○丙辰傳于政院曰予聞 祖宗朝  
 不時視學世其美事或講經論難或令儒生敷述論賞居首者則直赴  
 云何必每為科舉乎近數科舉不可也來二十日間予欲擇日視學但  
 慮中外儒生農時集京不為科舉事預論而酌獻文廟仍以視學何如  
 其分遣史官議于三公○御夕講 上顧刑曹判書柳灌曰近日京城  
 內雷震之變非常一日之內至於再震有一人震死又有水震什且當此夏月兩雷  
 交下日候不調災變如此予甚未安上下所當做懼修省也然變不虛  
 生刑獄之間不無冤枉可速決之灌曰災變不可謂必以某事而作皆  
 當恐懼修省也折訟決訟自有日限而事干牽連雖有情狀分明者猶  
 欲免罪不即承服故不得已閱實事干且刑曹多事倍於他司故多設  
 即官但近來頻數差祭獄訟多滯冤枉亦多且罪人受刑亦多而或至  
 殞命臣甚未安 上曰刑獄之事以欽恤為念極為詳察○領議政金

謹思議曰不時視學此 祖宗朝美事必舉而行之 上意至當但卜  
日延遲則如此農時遠方儒生不無全集之虞以二十日內酌宜進卜  
似當武臣觀射賞格臺諫論之似合事宜若事有不當而因公論改正  
有何失信之慮乎金安老議曰人材勸勵之方不可拘常要須出自  
宸意或用異規仗之聳動觀感乃有所勸勵也近日庭試觀射御前呼  
名優賞其榮勸極矣孰不歆艷其盛舉也文武一體固宜無間然  
不得無先後本末之序文官既不分堂上堂下其賞只及於入  
格者而武臣則堂上堂下既異其賞又遍於其下此乃文武異勢年老  
武軍不得與年少方習者較勝如是 上意甚當但武射賞格反重於  
文試者前比有之不能缺然之論以矣此雖或因舊規或出偶然非有  
輕重於其間然回斡轉移之機特在一頓笑之間亦不可不之察也先  
定賞格而夢麟適為堂上之首今而改之事體似難然嘉義以上固為  
非輕物論如彼金澂既以居首陞資則其賞夢麟別議優格恐未為失  
也不時視學人主盛事豈有不可但此農月預定其期則外儒全集若  
論以不試之意俾勿上來則四方觀聽恐或有妨雖使勿來觀光勢不  
可過在 祖宗朝或因過幸或不預定因時即詣師長儒生或論難或變

述有篤勸在學之意而無外儒騷動之弊尹殷輔曰允武才血氣所為  
年老則自減於前若不分老小一體試射通計分數以行賞格則堂下  
官獨不與焉堂上堂下分而為二別計分數論賞以此也 上意甚當  
但夢麟年前以觀射優等已受嘉善纔過一年又以此陞受嘉義大抵  
嘉善以上階不可輕授而入器亦不得不計所以致有物議今此賞格  
已定於畫數書啓之前故自 上不知夢麟居首例 命賞加然臺諫  
執公論請改而自 上改之不關於失信頗數視學橫經論難鼓舞青  
衿此實人君崇儒重道所係固為美事但今民事方殷雖將不取人之  
意馳論諸道有志舉業者聞之皆不顧農務至集京師來二十日間視  
學恐非其時姑待農隙為之何如傳口知道○臺諫啓李夢麟憲府啓  
方革賞格事諫院啓許淳事又啓端川部守黃孝恭前為司諫時其姪  
陳宇兇謀已露公論將叢謀欲救護完席之言非徒一一傳說陰探待  
從之意反覆教誘使其姪冀免大罪情狀至為邪慝特蒙 天恩得免  
一罪既云幸矣今者得齒朝列物情驚恠請示齒士版皆依兄○太白  
晝見日暈○戊午傳于政院曰聖節使宋今當赴京皇帝起居政治之  
事宜先聞見且玉河館門禁尚未弛云雖未可每為呈文於會同館

宴饗時請於禮部尚書大明會典何時畢刊與否及朝臣彈章奏議並  
聞見來啓事言之○傳于政院曰慶會樓下武臣觀射時入侍之臣命  
題製述而三公亦與故不為課次觀趙仁奎所製最善其賜別造弓一  
丁以示勸勵之意○己未日暈○辛酉傳于政院曰茂山君之子永安  
正鶴壽病死此乃王子君之子也明日親閱何以爲之若當行而不行  
固不可當止而行之亦豈可乎其議啓之政院議啓曰今此親閱非他  
宴樂畋獵之比但王室至親姪死不過三日於禮亦未安自 上量  
宜處置何如傳于政院曰啓意當矣但此常時例行之舉則永為停之  
前日樓下方革試射事當決勝負於親閱之後不可終廢也來十一日  
退行為當○太白晝見○壬戌禮曹啓曰常時輟朝事文武則必其申  
報本曹然後啓之若宗親則宗親斥移文本曹後入啓宗簿寺則報本  
曹致賻而已今者永安正已死而宗親府不移文本曹意為此只致賻  
而已不宜輟朝市而其不報未可知也然考大典則期親大功小功皆  
令輟朝而考橫看則期功親只有致賻考本曹謄錄則堂下官宗親無  
輟朝何如傳曰禮曹取稟之事當為定規其議于大臣金謹思議曰大  
典喪葬條雖云宗姓小功以上輟朝此舉朝儀而言其大槩也謹按禮

文喪服自期以下請候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先儒亦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衰不可盡伸也此乃酌貴貴親親之義而約之於禮文之意也大典五服條內王世子於期親以下無服期親之服世子猶不得行之况君上而行之乎若尊長之喪則權情禮而行之猶可也卑幼之喪依禮文停行似可金安老議曰宗親輟朝事考大典則期功親皆有之而堂下官輟朝非徒古所未聞於禮曹謄錄亦無之豈無所據而然歟王世子於期以下親無服亦出於大典凡有服則私於內輟朝則公於朝輟朝之重於有服明矣期功於王世子無服况於君上乎其宗宰正 品以上輟朝者所以重大臣之意也若堂下期功之有致賻卽是親親之義無服而輟朝似不合於禮因舊例不輟似當尹殷輔議曰大典內果有期功親輟朝之制但五服條期以下之親在王世子亦為無服則况於君上乎為堂下宗親輟朝臣未之聞也禮官考謄錄絕無前規今不必別生新例依舊施行何如傳于政院曰其依大臣議○太白晝見○癸亥太白晝見○甲子傳于政院曰前者弘文館進天下地圖簇此必賀於中原矣後有增減之理天下地圖一件聖節使行次賀來何如若賀則價布及論書須



速送于聖節使之行可也。近來人心風俗頑惡，犯綱常之罪多。此人君教化不明故也。三綱孝悌之道多有古書可法可戒之類，特抄成冊印出，或進上，或給宗宰，亦使中外知之。何如？然則作序，纂集堂上郎官磨鍊可也。其遣史官問于大提學。○三公啓曰：前者御史所提守令先罷後推，未便之意已啓。今者揚州牧使未知其罪之當罷矣，但今農時守令適代，不無其弊。推閱後罷之，何如？傳曰：御史摘奸時已犯守令先罷後推，未便之意果有前啓。予非不知前例，守令為御史所提則略不容貸，而罪之故為守令者畏戢而不至虐民也。今者守令四五及萬戶等為御史所提推之，則自有其罪，但臺諫以其中尤甚者先罷，後推事論啓故曾已允許。如用心不謹之人，則推閱之間自以為犯罪將罷，不無泛濫之弊。依公事為之可也。○大提學議啓曰：近來人心頑蔽，習尚囂訛，不孝不悌，油亂天常者相踵。雖舉王法亦無所懲，此誠教化之不行為國之深憂。聖慮軫及，真探本導源之盛心也。古書可法者莫如三綱行實在祖宗朝。既哀集事迹，又圖形係詠，譯以諺語，使閭巷易曉。且於頃年繼輯近來卓異之行以補前編之未備，俾耳目所及者益有所觀感。今無以加矣，似無所事於別撰，但印頒已以恐留狹不多，更令

多印廣頒使之誦讀觀感庶乎可矣然教化之本豈專在於此乎朝廷  
學校者風化之源而觀瞻之表也朝廷禮讓崩毀無同寅協恭之表學  
校講習俱廢無明倫切磋之實四民愚氓於何所則言及於此誠為寒  
心導率勗勉之方不可不先於朝廷學校使薰陶洋溢以達於四方惟  
在 聖明加意講明而已如為善陰隲名臣言行錄等書深切於體身  
印頒中外諭以至意則一以法古人為行之迹一以感 聖上寓勗之  
意其必有所警省矣傳曰依議施行○思清道御史金益壽復 命仍  
啓曰臣於初一日聽傳教行到庇仁縣縣之城門即閉不納此未知縣  
監之所為與下吏之所為而其待奉 命使臣事體至為埋沒行到公  
州夜已二更距州十里間呼炬火而無一人應者至州又無一人來問  
牧使判官皆不出頭臣勞於馬上不遑暇食飢困已極全不供饋因以  
達朝朝亦如是故又不得食而出大抵 臣雖迷劣奉 命而行則為人  
臣者不可以其人之故如是待之也事體至為埋沒臣忝辱使命待罪  
且各官兵器雖不得精鍊猶可用之如馬梁舒川浦所藏兵器年久  
經屢箭羽皆破不可用之其中長箭片箭或有可用者而火砲諸具折  
破皆不可用此皆用於緩急之備而不鍊如是今以摘奸二浦觀之其他

從可知矣請各別修鍊事措置何如傳曰啓意知道勿行罪公州牧使

朴判官慎邦 庇仁縣監朴推考可也仍傳于政院曰馬梁舒川鎮軍器

火砲不鍊事推而罪之則他鎮浦猶或畏之而修鍊矣且於各道監司

兵水使處使之精鍊事下諭可也又傳曰前者守令有所犯而為御史

所提則雖小事必先罷後推其後推之則或有當罷者式有不當罷者

故朝議以先罷後推為未便始為推之而後罷其中如有尤甚者則臺

官或啓先罷如揚州牧使是也今者三公又以為未便然揚州則成命

已下不可改也他餘七道姑勿先罷推考而後從其輕重而罪之速推

事言于憲府○政院以禮曹意啓曰天下輿地圖事問於事知通事則

前者出來地圖乃閣閣間所有也其為區別未詳但自癸巳甲午年間

題督主事張整有志於此如我國道路遠近並皆探問而為圖詳盡乃

於常坐處掛置如屏釘之以金勢不可取觀而欲令善書者摸之則亦

不可一二月而畢也是又在官之物亦或禁之而使不得見也幸閣閣

間如有此圖則可以買來矣圖乃一紙幅所印之物其價必不甚重今

姑下諭聖節使之行可買則買來不可則待後行買之何如傳曰天下

地圖中原間閣間豈無有之者乎今若不送價布而私自買來則或托

以不質矣即令該曹價布磨鍊為書狀給馬下諭此雖禁物多般廣求  
賢來事并下諭可也○傳于政院曰庇仁縣監公州牧使判官等忝辱  
使臣至為非矣故已令推考矣但御史摘奸時如此不得已罷黜為當  
其言于吏曹內官朴崇禮檢閱李仲樞往審犬項新川等處尺量步  
數深淺點考僧軍去留圖兩川形勢來啓時僧徒未受號牌而留待者  
日服將赴新川者一千三百餘名未畢役者闌遣內官來爭持請狀陳  
其日久而未受准役之狀應擁於道號泣陳訴麾之不去走馬追及十  
餘里之間籲呼○乙丑 親閱于慕華館 上以長蛇鶴翼魚鱗鳥雲  
不絕僵什相連

偃月却月等六陳列書傳于承旨曰近來不為如此陣以矣左右廂各  
還陣而後各以此設試之可也長蛇鳥雲偃月陣則左廂設之鶴翼魚  
鱗却月陣則右廂設之可也尹任啓曰長蛇鶴翼陣則可用形名而陣  
之其餘四陣不知用某形名而使之成陣臣等未詳其制宣傳官等亦  
未有能解之者左右廂諸將亦必不能詳之何以為之傳曰此六陣雖  
令設陣若不知其制則徒為紛擾宜擇宗宰及宣傳官中稍解法者以  
送之使得指揮而為之尚震啓曰六陣已試請罷陣傳曰如啓罷陣後  
方革騎射擊毬可也尹任啓曰前者慶會樓下武臣觀射時以試官為  
之監畫今此方革乃決前日勝負也宜令前試官監畫且閱武後觀武

才則前例兵曹及色承旨為之監畫今騎射擊毬等事仍令試官等監  
之手傳曰方革則今前試官監之而其餘擊毬騎射則依前例為之方  
革既畢以左右邊畫數啓之傳曰勝邊人依前規各賜弓一丁三鄉箭  
竹四十箇尚震以騎射進啓傳曰如啓騎射後還下時各逞其才馳馬  
而下可也騎射既畢尚震啓曰請擊毬傳曰如啓傳于尚震曰賞格熟  
兒馬各一匹其速繫于所見處尚震啓曰擊毬之規三回特則毬子雖  
止猶可行毬行毬後則雖小止不用毬法也今者內禁衛孫世謙毬子  
止而的出差備官不察而擊鼓何以為之傳曰依規矩可也擊毬既畢  
尚震以擊毬抄記進啓李義居首韓蘊次之傳于尚震曰居首者賜熟  
馬其次賜白馬令各親牽而出論賞既畢 上入幕次承旨啓曰黑雲  
自北屯合雷聲微動似有雨徵請速還宮 上問壽 事預備遂還宮  
○夜流星出房星入巽方狀如鉞尾長二二尺許色白○丙寅傳于政  
院曰近者人心頑惡犯綱常之 罪者多三綱行實纂集印頒事問于大  
提學則以為三綱行實名臣言行錄為善陰隲等冊印頒可也云未知  
為善陰隲此是文字耶冊名耶若冊名而專以報應為主之書則近於  
不正其與三綱行實等冊同時 頒何如政院議啓曰為善陰隲此是

冊名臣等時未見之然其書主於為善則必有報應似未可與三綱行  
實名臣言行錄同時印頒也但此乃典文衡議啓之事也更問而處之  
何如○傳于政院曰前日問于大提學者以近來人心頑惡諸書中撮  
抄善可法惡可戒之書使中外之人皆知則新書成而人爭傳習有益  
於治化也大提學則以為古有三綱行實為善陰隲名臣言行錄不必  
更抄他書也然三綱行實則中外之人無不知之必以為尋常且只言  
善可法也非有戒惡之事也為善陰隲則為其善有其應此近於不正  
至於名臣言行錄非博學者不能解見莫如各別抄撰諸書善法惡戒  
之跡或印頒或御覽最切也其遺史官收議于三公○觀文臣射于  
慶會樓下傳曰此非分邊之射也當各計其畫而賞之孰馬四匹兒馬五  
匹速令入繫于池北前者武臣觀射居首者賞加其次熟馬又其次兒  
馬賜給已為前例今亦依此規論賞事書于紙遍示射官可也 上以  
姑蘇臺七言律詩黃鶴樓五言律詩題書于紙而下之曰凡入侍之臣  
其皆製進○金謹忠議啓于 上前曰今觀收議之意 上教至當在  
祖宗朝修撰三綱行實翻以諺文頒諸中外使人人易曉而易感也今  
者已為陳跡且前所撰三綱行實只抄忠臣孝子烈女各一百人而止

耳必有遺行加抄固宜如為善陰隲則在永樂間自中原出來甚恠僻之書也似不合於教導如名臣言行錄君臣之間多有格言在 祖宗朝至為佳講印頒為當且臣看宋時先朝寶訓正如我朝國朝寶錄然臣觀國朝寶鑑只撰君臣答問大槩而未及於政治設施之方臣意別抄 祖宗朝設施之迹而加撰似當近來人心頗惡士習不正如此等書印頒而使之勸勵可矣為善陰隲非所汲汲矣 上曰國朝寶鑑只錄君臣答問大槩而不及於政治之方後世之人見之何益且於三綱行實外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裒成新卷而印頒則人必爭習而庶有益矣傳曰今者領相既親啓矣然三公議得例為書啓可也金安老議曰臣承前旨伏悉 上意輯抄新書以警中外臣民此甚美意臣伏料秉彛常性雖貴賤所同其趣造成就士大夫與賤庶有異若三綱行實為善陰隲等書可以通貴賤如名臣言行錄只可以勉士大夫不可通賤庶而勗勉也若君臣上下通戒之書則 祖宗朝已撰歷代君臣明鑑君臣善惡俱載今雖別撰要不出此其所未備者可有所增益也然亦非通賤庶而戒之者也為善陰隲非如佛氏天堂地獄輪回之說先儒采摭已往之迹以寓夫善惡所積殃慶類至之理欲使人感發警飭

與善而止惡蓋福善禍淫聖人所言此理亦不可誣也今若別成一書則褻集此等諸編旁取他書撮要分類合而為一則庶可以通上下貴賤而誦習之庶副聖上之至意尹啟輔議曰謹按三綱行實為善陰隲名臣言行錄等書皆所以勸人為善不必別抄他書以為勸戒也但近來人心頹靡傷敗彝倫者相續不絕雖明示國法而猶不懲戢以累聖治孰不駭痛國家於勸善戒惡之道宜無所不至如三綱行實等書皆是古撰中外士庶視同尋常慢不起念今若取諸書中可法可戒之迹裒集成書印頒中外則庶可更新耳目各自知戒有補化俗上教凡當但外方窮村僻巷人鮮解文雖頒新書難遍知曉如諺書則愚夫愚婦亦能解知撰集時或翻以諺文務要周知何如傳于政院曰令觀三公議其意略同其令撰諸書中可法可戒之迹別成一書彙以諺文並撰國朝寶鑑 祖宗朝政治設施而排設撰集庶可也○傳于金謹思曰沈彥光鄭士龍所製等畫兩人皆為三上宜更令作一題決高下上以洞庭秋月五言律詩西山霽雪五言律詩題書而下之於是彥光居首而射事亦畢傳于政院曰畢宣驢後呼名賜給彥光熟馬一匹士龍豹皮一公其餘蘇世讓趙仁奎柳溥趙士秀吳潔等各賜俱弦弓



一丁

此製

觀射居首校書館副正字南宮淑賞加其次金城尹溪曹禧朴

自英等熟馬徐偉潘碩杵黃琦閔瑄崔輔漢等兒馬○太白晝見○戊

辰政院以工曹意啟曰本曹堂上犬項防塞處看審則功役垂畢而新川

防塞處其長以布帛尺百尺餘水深僅二尺功役不甚重大而僧徒立

役未准日數者一千九百九十八名未及號牌而時役者一千三十四名

若以此僧徒赴役於新川則不多日之間功役畢矣請始役何如傳曰

如啓○太白晝見○已巳

御朝講同知事沈彥光臨文曰犬抵兵器之

中弓夫為大臣見平安道之人弓夫全無然弓則或以鄉角或用木弓

猶可為也如箭竹不產之物得之無處故國家例輸箭竹以給沿江士

卒臣自邊郡巡到內地內地之人千百為群遮途而言曰箭竹之賜常

及於邊郡而不及於我輩云大抵平安一道境連中原又近野人兵器

不可不鍊然陸運則各驛有弊如使水路輸之令國工造箭許民貿易

以其所收之直補諸軍資則以為便益領事金謹忌曰彥光之言是矣

臣曾見平安道箭竹甚貴果如歲輸箭竹驛路有弊不可多致若以水

路輸之則便易而多輸弓矢之用甚為關重而彼道之人常以為閻彥

光曰彼道沿邊軍卒具弓矢者十無一人如內地之人若當防戍之期

則斬木而往安有軍裝者哉臣持去弓矢頒給之時其處人以弓三丁  
准矢一部猶以得之為重而樂從之如平壤寧邊定州等官為都護輸  
入箭竹造而和質則似為便益此非臣獨計頃在彼道時與監司兵使  
同議之事也且如咸鏡道亦無箭竹云矣 上曰軍器中最關者矢也  
如使兩界不患無矢豈非其羨之事宜令該曹為公事也大司諫成倫曰  
允為賞賜不可無也然近來似有濫賞之弊前日文臣觀射時賞至十  
人此甚不可司中其時欲議啓而以國忌未果啓之 上曰所言當矣  
但文臣觀射舉行不數射負亦多馬又非加資之比而空老牧場之物  
也所以優賜者欲其馬多布也其馬如有御乘可當者亦可還納而為  
國用矣臺諫濫賞之言亦可矣掌令林鵬曰南海縣令李亨孫為宣傳  
官纔滿三十朔遽陞五品人物雖或可當官爵至為猥濫累日論執留難  
至此不勝失望 上曰近者守令可當者人物之甚銓曹不能擬之大  
抵京職則次次陞遷如外任則箇滿之間不為不以若又計其遽陞而  
論執似乎不可故不允特進官丁玉亨曰御史所捉不法文書則可矣  
若其他油清紅花羊毛雜物并皆捉之如不介輕重而行移推考則外  
方例以遲晚取招而回報當先分揀行移推考而後為公事似當 上

曰法司以御史所捉之物行移推考故然矣先為分揀亦可矣林鵬  
曰府中亦以御史所捉為行移矣果如官中有同一家一應貢物及使  
客之用勢不可無物以供之其在官廳之物則不得不爾也 上曰如  
官廳應在之物則勿推事為公事似可至亨曰大典則在矣其餘一時  
受教等條或於此道有之而他道則無或有前受教而無後受教或有  
後受教而無前受教可用條件印頒似當謹思曰前者受教印頒後或  
毀前受教而為後受教者有之果難適從今更抄錄可用者而印頒則  
善矣 上曰此言當矣謹思曰巨觀大明會典臨時取法之事多在焉  
今時抄出而用之似當矣前者各官守令於其境內捕強盜者論賞而  
或為堂上會典以為不應捕者捕則論賞應捕者捕則無賞如此之事  
可為取法者也須抄而印頒可矣 上曰會典乃是中國之法與我國不  
同故常不用之其中如有可用者則與朝廷共議抄印可也蔡無擇曰  
人君用法雖笞杖之罪不可不審所犯似輕而從律則或重所犯似重而  
從律則或輕用法之際不可增減一有增減不無後弊如今日堂堂  
時則猶之可也其在末世如或據此而以喜怒為之增減則豈可乎以前  
日吳汝井石乙之事言之此乃古今所無之罪惡而初從律文只以

决杖一百流三千里論斷而衆心以為憤鬱故終則改之若從律而稍  
 變則可矣不然慮有後弊非以石乙之之罪惡為可恕也大抵用法一  
 依律文可也其他若鼓舞人才之事則雖於法外固無妨也刑人殺人  
 之典不可毫末增損於祖宗之法矣上曰石乙之事人所共憤重之  
 輕之皆因朝議而為之然不能無顛倒之弊後日則當審而處之成倫  
 曰小小節目固當詳察矣今者朝廷之間是非稍定然不能無幾微常  
 在於不覩不聞之地須於未發之前燭而圖之可矣政事用人之際乃  
 是幾微之所在也臣在外今始入朝見今日之勢邪正稍分是非稍定  
 得罪遠竄之輩已矣朝廷之間猶有雜處而欲生事者不可以稍安而  
 忽之昔者漢文帝時賈誼上治安策以為危亡之機若在朝夕自上  
 當於稍安時益加儆省以圖厥終今雖稍安幾微之事似亦有之司中  
 當察而論奏矣自上亦宜燭德而振攬權綱權綱在上則朝廷紀綱  
 自爾堂堂奸邪之人亦皆畏戢而無所用其術矣如此之類人皆以為  
 尋常而尋常之中有所可慮者亦不可不察也上曰近者朝廷之間  
 是非稍定有罪者或竄或罷雖有間雜之人而未能明知某人為邪然  
 須明辨而治之可也林鵬曰成倫所啓之意至當大抵治亂無常亂常

生於治安當其治安之時尤不可不察奸邪之人雖曰難辨而其胷中有所不平則必發於言語亦可因此而知其為人矣無擇曰成倫之言是矣近日是非稍定朝廷稍安燭微之事是固自上所先而聰明亦豈盡及哉必待下人啓達而後知之故臺諫所以啓之也自上亦宜念念不忘常加警省堅定而不少變則可矣近以稍安之故而不無放心之事深可懼也有古治亂反覆皆由於用人用人非但上之所為也實是銓曹之所當察也近者每以權奸為言而權奸則已伏其辜朝廷亦有他路其所以謀欲動搖者蓋必如此然後其欲得遂而其身得榮故也觀古趙宋之時朝臣或出或入而終至亂亡可為明鑑大抵加人以罪當初酌定可矣且如關係之事終不可搖動成倫之言有所聞故也謹思曰成倫之言必有所聞矣近者人心稍定然不可恃而為忽也聞貼榜之事亦有之以此見之人心不可謂醇正矣如此之時自上若不堅定而搖動則大有所不可如彼之事皆欲探試上意而為之矣如人物進退治亂關焉不可不慎重而為之君子進則小人必退小人進則君子必退自古然矣進退之際抑邪與正使不相溷則可矣近日進退似失其當不可不察矣彥光曰邪正自有所分而邪者自以為

不邪然正人君子雖廢棄安分而無求用之則行捨之則淡然而已其所可知者此也邪者不然百計而動搖之如貼榜凶像之事皆所以恐動之也此豈君子之所為乎邪正之分以此觀之亦可知之近者朝廷粗定臣在外而不知某人某事之失矣大抵自上堅定則自然消融矣若叢於言語而邪慝已露則朝廷豈可容之 上心既已堅定而傍蹊曲逕思欲試之者如前者李苞金洞之徒附托於尹之任欲伺隙而生事今雖未知為某人某事矣 上心堅定則自不能動搖矣 上曰李苞之事至為邪謫矣今在朝者如有可疑者宜叢而治罪此必有所聞而言之成倫曰司中當察其人而論啟故敢先啟之○傳于政院曰朝經筵大司諫所啟幾微之事不知指名類之人而言之乎指在朝之人而言之乎政院曰臣等亦不詳其所指矣傳曰朝經筵領相所啟大明會典可用之法多在如捕盜論賞與否等條皆切於用云抄印事議于政府而今撰集廳印出及該曹印出事并議可也又傳曰朝經筵丁玉亭所啟前後受教入不周知各官或有用處或有一不用處云此乃法典之所不能盡者其合抄其可用受教而印頒政院啟曰朝經筵沈彥先所啟翰箭竹於平安道令都護官造箭和費以補軍資事自 上以為可

矣其捧拳傳乎取真傳曰奉承傳可也○傳于政院曰尹漑女子擇定於良娣其餘處女則許婚事判付矣嘉禮廳排設房子侍婢供上等事一依橫看措置可也○諫院啓曰掌樂院僉正朴世煦本以邪譎之人朋結失志之類往來兩間百計布置謀欲生事朝廷至爲兇惡請削職黜門外使不得出入都下答曰朴世煦事如啓告身盡行追奪使不得出入都下則即令禁府推之可也史臣曰世煦蔡無擇之妻同生甥也疾無擇黨附安老數言其不可無擇陰與其類虛構世煦之罪欺罔天聰終黜世煦其用心殘酷無狀至於此極其終不得其死宜矣○領議政金謹思議曰大明會典便於時用可行條件撰定刊行事臣於今朝面啓右典該六曹之事無所不備若撰定則依撰集例別定六曹堂上各一頁會議令大提學總裁撰集爲當左議政金安老議曰大明會典時王之制據古准今析衷詳略以成一代之典行之甚爲便當頃年世子嘉禮時臣爲禮官領議政南袞建言會典內皇太子嘉禮簡而得中請倣而用之其時考我國五禮儀註則非徒煩簡不同其節目大相抵牾參酌兩禮別成儀註而用之今若抄會典則儀禮制度與大典五禮儀註不同者頗多必須會通三書勒成一典然後庶無矛盾難行之患此

乃國家閑暇興禮改制之事恐難於容易也若其一二可行之條則不必別置撰局今方撰集勸戒之書並令抄出為當右議政尹啟輔議曰謹按大明會典如制度文為凡干設施無不該載我國應行條件必多有之但事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便於中國而不便於我國似不必一依華制然為勸戒之書只令設廳撰集如經國大典及續錄五禮議註等項一應常用之典參互考閱若可行之條有所闕漏則隨宜添補似當

○太白晝見○庚午 上幸東郊觀稼承旨尚震以金謹思意啟曰御乘馬太疾扈從之人皆未及侍衛於事體似不當請斟酌何如傳曰此馬雖不加鞭自爾太疾如此徐行之時不御可也尚震又啟曰且於宗廟洞口下馬時不入於上馬臺似有不馴之氣此不調習而然也請推內乘傳曰非不調習而然也扈從之人擁逼於後馬自驚動矣勿推傳于政院曰水上水下往來船無通行之令則不得行矣其勿禁之而上下事言于該曹 上觀放炮射御又以江亭餞客七言律詩沙汀翫月五言律詩題下之曰凡入侍之人皆得製進而唯領相及柳溥則為課次矣勿製製述居首鄭士龍其次尹仁鏡黃琦賜弓箭有差貫韋居首金澱亦賜箭竹四十箇申時 上還宮○憲府啟曰南海縣令李亭



孫為宣傳官今纔三十朔遽陞五品官爵猥濫不得已改正之意前已  
盡啓請勿留難不允○日暈太白晝見○辛未憲府啓曰御史所捉物  
件之中官廳應在之物付標入啓事有教故附標而其中應罷者亦附  
標而啓之如豐基醴泉真寶朔州中和新溪大浦右守令萬戶等非理  
橫斂事迹明著雖推後罪應能免知其必罷而猶在其職作弊必甚故  
其中尤甚者付標以啓請先罷西生浦唐浦多慶浦萬戶等事干職滿  
其罪深重不無逃竄之弊先罷其職令各道監司別為堅囚推考三陟  
生牛魯殺事至為駭愕亦當先罷而但考其年月則前府事鄭允謙時  
事故府方出緘推考且全羅御史金壘所捉多慶浦現出文書內觀察  
使關子羅州居朴承旨昌平居金都事等處材木各五十條上下輸運云  
考其年月則丁玉亨為監司時也水使關子以兵船材木載持上京同  
船隻本營回泊云考其年月則吳世翰為水使時也又水使關子羅正  
字處材木輸給云考其年月則趙賢範為水使時也又水使關子羅州  
居鄭牧使處材木三百條所伐輸給云且海菜雜物分定捧上書目五  
度內或虞候署署或水使署署考其年月則今水使韓珪時也大抵水  
使等侵虐各浦橫斂雜物類多如此故各浦防禦軍人不堪支當積弊

已以所當痛治况各道材木專為兵船造作監司水使專掌禁伐今者  
非徒不能禁止乃公然飛關令各浦用軍力斫伐輸給至為猥濫矣吳  
世翰則已罷矣丁玉亨趙賢範及時任水使虞候等請並先罷後推朴  
承旨等稱號各人推丁玉亨則自當現出矣現出後推考治罪傳曰今  
觀所啓守令等事在前所捉不止於此而既犯私罪則意其將罷不願  
官事亦或有猥濫之弊故已令先罷而前者大臣等以先罷為未便故  
斯速推啓事下書于各道監司矣然啓意至當並先罷後推且監司水  
使以乃廢貶官所當嚴禁而身先犯之至為非矣亦先罷後推○壬申  
大司憲許沆啓曰臣鍼灸受由後手足不仁不得出仕今始肅拜至為  
惶恐且前年春臣之妻母給臣通津居一奴而右奴率其妻來現仍問  
其妻良賤與否則曰乃良女胎生平壤江西地竟而稼他夫出來夫死  
後更為奴妻云臣之妻母以遠方胎生人難審根脚即呈于漢城府下  
帖所居部出立案後隨奴子居于臣家矣今有一兩班以為逃婢而捉  
去與臣妻母家起訟于刑曹若是其婢則決給而已若是良女則亦有  
所歸矣然時居臣家而被訟每舉臣名忝辱名器豈敢冒居風憲之地  
請適臣職傳曰以訟事觀之似不干於卿然爭訟之人每招舉名則亦

似未便如此相訟之事近日所未聞慮此事或為後日例格而臺諫去  
就不可輕易處之當議于大臣而發落○領議政金謹思等議曰今觀  
許沆所啓之事訟原專不干於自己有司據法歸決則良賤分矣今以  
無賴訟者舉名之故遽適重任有乖事體 上以大臣議答許沆曰此  
是妻母家訟事非與大憲作為元隻故予已意其不可適之而但大憲  
以彼人之招每與其名為未安故所以收議大臣而大臣之議皆以為  
不可適之勿駭許沆再啓曰臣以私事再瀆 天聽至為惶恐然臣為  
憲府長官而人以逃婢訟之於人間見至為不當必須考其良藉良族  
逃婢則決給其主良女則亦歸所處是非之間明白判斷然後可矣今  
未分揀矇矓冒居忝辱名器臣何敢苟就請亟適臣職答曰逃婢良賤  
等事予固不知而所謂兩班者有識無識亦未知矣大抵今者人心頑  
惡非理好訟此雖不干於大憲然以妻家之訟為未安故已議大臣大  
臣議亦如此勿辭沆又啓曰臣以無狀待罪重地至被逃婢容聽之訟  
其為忝辱甚矣豈可靦然冒處以污重地請亟適臣職答曰予意及大  
臣之意已盡言之不可復有所言此非與卿爭是非也其勿更辭○傳  
于政院曰前日御史摘奸時漕兵船造作材木臺諫以為推其與者

則受之者自當現出現出後治罪事已啓下但其人等名號已著其中已罷者則已矣如有立朝者則其皆考啓亦使先罷後推○許沆又辭避持平任弼亨正言朴忠元等啓曰大司憲許沆避嫌之事其所謂婢主稱名者舉許沆之名故引嫌實為其婢則還給而已若非其婢當受壓良之罪許沆無誤為之事但以憲長未安而辭避自 上決不可允許亦不須收議大臣也今日兩司適有會議之事而以此未得會議故敢啓答許沆曰今以兩司所啓觀之尤不可辭避兩司以為今有議事而以大憲之故未得會議云以避不干己之事沮國家所當議之事甚為未可勿辭答兩司曰大司憲以舉名之故為未安辭避至此予意及大臣之意已盡言之而猶以為未安兩司啓意今並諭之使勿避於是許沆聞 命而退○政院啓曰羅州居朴承旨必是朴祐也金都事則金璣居昌平疑必此人而都事金守濬亦居全羅道未知必是全璣也羅州居鄭牧使則鄭熊也羅正字似指世續也然未能的知故未得書啓傳曰今觀啓意皆作散人推其與者則自當現出但兩金果未可的知丁壬亨其必知之當招問閱實然後先罷後推事具捧承傳○大司憲許沆大司諫成倫等啓曰頃在朴氏熾燭之時如奴諂事依張聲

援者外庭不可勝數而至於宗戚之中相與潛結暗締陰授妖術為蠱  
為狐無所不為者以永春君南川君等妻為魁故及灼鼠之變裝國人  
皆以為非但姻黨亦永春等家陰教為多當時多事雖滔天誅公論鬱抑  
久而愈激尹漑以永春之婿狙伏妻家憑藉主張一家之事皆所與知  
公論不容實由於此當初加擇良娣命令纔下旋與其妹文城正之  
妾圖謀納女布置百端士夫唾鄙以為門罪大關豈應與選莫不嗤笑  
閭閻傳譁謂為當入到今果然孰不駭嘆國家加選良淑給事東宮固  
在於家世有法焉用妖邪之門乎合兩家之邪穢納蛇虺於房闈朝廷  
之計安在有識寒心人情憤鬱請速收成命以安 宗社各兩司曰尹  
漑之女不合良娣事所論當矣但其初全不知此意而揀選處女中尹  
漑時在文官堂上之列非如迷劣人家門故定之爾然如其未定前則雖  
不議可也但此已定而改之無前例故不得已議于大臣今當命招三  
公議之而後發落也仍傳于政院曰尹漑女子不合良娣事臺諫啓之此  
不預知所致也前者崔祥女子啓之於未定之前即許婚矣此則議定  
不得已與大臣議而發落故今已命招三公其以此意議之○憲府啓  
曰御史所捉人等推其與者則有當現出事昨已傳教然鄭牧使羅

正字則行移推考後可知也今見丁玉亨緘答朴宰旨則朴祐也金都  
事則金璣也今聞自上下問故敢答也答曰御史所提四人等材木  
取用事推水使則自現矣與者受者同罪已罷者已矣在朝者亦宜先  
罷後推故下問而未知金之為某也果是金璣則先罷後推可也○弘  
文館副提學蔡無擇等啓曰臣等觀兩司所啓此非但兩司之意乃是  
朝廷公論當初命選良娣時朝廷共聞尹漑之女當見選擇今果如是  
物情駭愕自上下亦宜驚愕即當依啓之事也往日灼鼠之變雖出於  
朴氏而南川永春之家陰教為多其時都下之人所共聞見尹漑狙伏  
妻冢主張一家之事皆所與知決不可以如是人之女給事房聞請一  
言快斷○許沈成倫等再啓曰此大關宗社之事故臣等合司論啓  
大臣之議未知何如也然此非如人物彈駁之例門罪已露豈可以已  
定置疑乎臣等決知其不可也請快從無疑○答蔡無擇等曰臺諫所  
啓尹漑女子不合良娣事則依崔祥女子之類當即許婚矣此於世子  
已定矣故欲議大臣而後處之也答兩司曰如人物進退不須一一議于  
大臣此乃大關之事不得已議于大臣然後裁落故已命議之當觀大  
臣所議而可否也○領議政金謹思左議政金安老右議政尹殷輔議啓

曰良娣之選給事後房所以助內德廣繼嗣其為選揀在所慎重當先  
擇門地宗法又擇賢淑而後可也今觀臺諫侍從所啓乃公論所發門  
愆如此則雖已納之娣亦宜放出豈計於已定未定乎亟降 俞音之  
快輿論甚當傳曰依議為之也各兩司及弘文館曰尹旣女子不合良  
娣之意非不知之然此大事宜待大臣之議而處之故議之議與臺諫  
弘文館同故依先史臣曰尹旣見忤安老輩已久而適有選女事安老  
恐其得連宮闈共議論啓南川永春之妻初與於灼鼠之事而托舉國  
人所無之言以誑 上聽 上亦雖知其不然自三公至於臺諫侍從  
同然一辭誰與辨其不然蓋安老輩托以護東宮以拔其身灼鼠事雖  
出於黯黯而以朴氏作為一罪闢驅嫌人而納之其中構捏無形之言  
殘害無辜之人不可勝數至於鄭光弼老成名相而及其成罪無以為  
名指為交結朴氏聞者痛心○癸酉吏曹啓曰義州牧使可當人甚乏  
而不得擬望有一臺官立朝已久且有武才甚合於此但資級太少曹  
不得擅擬何以為之傳曰義州境連上國其任重大若可各何計資級  
但前者以時任臺諫外補有物論銓曹酌處可也○傳于吏曹曰近者  
經筵大司諫論邪類之際用人失當事言之然未知指某人其後發於

朴世煦關重之事如此之人予豈知某人有其物論乎只觀銓曹之擬  
一已如此關係之人非特世煦銓曹注擬當慎前者世煦頻數擬望故  
子乃例點馴致僉正物論必指此人數多陞遷而言之耳上下宜共知  
此意彥光等啓曰臣等未知世煦之有物論頻數注擬果誤矣待罪傳  
曰勿待罪○以沈彥慶為議政府右叅成沈彥光為吏曹判書申公濟  
為工曹判書徐社為咸鏡道觀察使○甲戌 御夕講檢討官任說曰  
尹漑女子擇定於良娣衆心以為駭愕不可選入之意兩司啓之而自  
上留難當初灼鼠之變永春南川兩家多為陰教而成之其時得免罪  
公論至今鬱抑尹漑以永春女婚盡知其狀態為兇悖之事故亦不容  
於公論久矣大抵良娣當擇家法門地而納之此廣繼嗣重 宗社之  
意豈可求之於妖邪之門乎此乃機關之事而自 上猶不快從朝議  
皆以為未便典經李承孝曰灼鼠之變尹漑何以不知乎今擇良娣亦  
為百端布置求納其女公論至為鬱抑今因臺諫所啓已改之矣但不  
快從物論以為疑慮 上曰揀選時以為時任文官之女故擇定家門  
事因臺諫所啓而知之既已選定而改之大關事也不得已議于大臣  
是非留難也○傳于政院曰尹漑女子今已不用於良娣而其餘禁婚



處女亦已許婚矣今則良娣一人曾已選入不須加選姑待傳教而為之可也又傳曰經筵所啟儒生專不讀書只為書徒而已雖多聚館學亦無益矣勸獎節目今亦已為尋常若欲為規外之事則可議大臣而為之後日議事時並議○乙亥傳于政院曰前月東郊觀稼時見之則與仁門外伐兒峴下平原可為閱武之處也其於觀稼往還可為晝停及閱武可否問于兵曹○憲府啟曰掌令李夢弼僚議不順今越署經請通會寧府使曹允武非有異眾才望遽陞二品物論未便請速改正水使趙世幹出自賤賈雖陞堂上人物庸陋不齒武將之列久矣豈可為節度之任請速遞之傳曰皆如啟○丙子 御朝講同知事許沅進曰弓弩鎧甲制度具備而藏在軍器寺然臣為翰林時見之 世宗朝火炮弓箭制度為謄錄並藏于春秋館以備後考其意深矣雖在平時不可不察臣之父為全州府尹時臣歸覲而偶閱捷雲峯時鎧仗則以金為造不知名目者頗多此豈不用之具乎宜以時修治可也又聞北征時兵仗器具藏在穩城府云亦宜移置于北道兵營待時以用今之大變兒甲名其制輕而不堅便於射而不合於禦敵弓弩之制亦尚骨槌而與古不同其於試場固亦善矣若當戰陣則不可用矣古弓其制廣厚而

至繫鎗絃以備折傷故張絃雖久而不弛今之弓則雖似精強張絃易弛臨敵合戰之時誰能隨弛輒張乎且前日隨駕時見之騎射之馬以漏水稍緩之故皆以瘦小不疾之馬馳射與甲士鍊才無異臨敵突陣之時豈可如此而能馳逐乎兵家之事雖非儒者所詳知然在祖宗朝豈偶然參量而制為漏水之規乎漏水不宜緩而因舊規為當上曰以一時之議輕改祖宗之制立新法則必有一弊後當改制之時詳察而處之可也學校書徒之事徒為文具無與學之意云故未知又別有可行之事而欲議大臣者有日矣此朝廷上下每所憂慮欲追祖宗朝教化之盛而今若此何為而可也領事尹殷輔曰書徒之法欲使儒者就學也今者式年臨迫館學儒生祇為書徒朝往暮還欲及試而著點故全集而未暇讀書執義鄭萬鍾曰學校自國都以至郡邑無不設之而然皆文具而已今書徒之法其意好矣但館學儒生其額有常數而以書徒之故不知其數長官與儒皆終日填書署署而已何暇讀書乎三代盛時本於德行以孝友睦婣任恤等事而實興於國學倫序不亂而後有所成就今不如此而以書徒為勸獎之本所以全集而廢業也又聞外方鄉校則族系不明者皆入學而為避役之所以矣今以書

徒之故士大夫子弟亦入學而黜其世系不明者如此之類既不得入於鄉學故皆束屬於寄齋及四學爾擾亂至此莫恠其未暇讀書矣許沆曰世宗成宗朝文士蔚興今則無一人能博通經史者如是而其能興起後學乎頃者時議以為士者操心為上文藝末也雖不讀書爵祿將自至而至以為不學而登第云故典文衡者欲矯空言之弊習導以高古之文亦豈易就哉由麤入精自有其序而不可偏廢矣今則文之弊又至於粗俗大抵詞章雖不純熟豈取文義之所在由叢越而入高古可也近日文體尤無足可觀而性理之文不可望矣辭命可用之文亦未多得導以高古尤不可觀古書盤庚說命文體自異辭華亦不可不尚今以不讀不學之儒責以高古之作則豈得卒變能有所成就乎又觀近日政事似乎荒唐如金景鎮曾犯大罪鄭公激諂附李沆此非汲汲叙用者也而吏曹不擬則兵曹擬之兵曹不擬則吏曹擬之不思公論如是殊無慎重之意義州牧使林鵬超七資陞授是職此亦不可其年雖老出身雖以然著自上特下是命以礪世磨鈍則可矣銓曹啓稟而為之豈可乎昨欲論啓而人物可當故姑待經筵以啓之雖或乏人然朝廷別為議之而後可為也况今朝廷多路之時自下啓稟事

體未安用人之際不可不慎重 上曰近來人物甚乏銓曹亦不得已為之矣擢拔用人固是羨事但自下啓稟果似不可然既取可否而為之且此人後亦當為此職未為不可然物議如此改之可也○領議政金謹思左議際金安老右議政尹殷輔議啓曰今者林鵬為義州牧使人物之可當不可知也其武才亦無卓越在平時擢用如此物情駭甚大抵近來銓曹於京外官推移用人之際全無慎重之意恐有徵倖之弊故敢啓答曰吏曹以人物甚乏故啓稟而差授矣朝於經筵臺諫亦以為不當故已令改正矣○以任弼亨為司憲府掌令趙士秀為持平○丁丑兵曹啓曰前者慕華館訓練院開試場累日未畢故外方軍士取才已於伐兒峽下平原試之矣今日更往審之則殿坐可當處及騎射遠射貫革等處無不備具如觀武才事則今亦可行但聞有民田闕武則不得已秋收後可為而亦可為晝停矣傳曰日氣已熱雖設幕帳上下必困今不可為觀武才來秋觀稼時或觀武或晝停可也秋成後則亦可為閱武但除地之時害民之田則不可該曹當察而修治○庚辰兵曹判書尹任啓前日政事臺諫以為亂雜注擬而論啓不可如此而冒處重地請速遄傳曰昨日臺諫論啓陳漢孫之事而予亦以為虞候乃